

編乙文國學中

國學常識

著編璧正譚

行印局書東大

國學常識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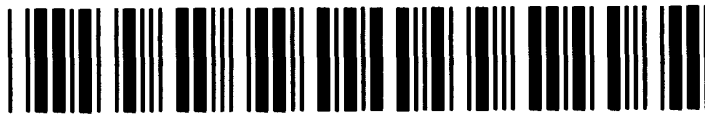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經學

第一節	總論	一
第二節	易經	四
第三節	書經	九
第四節	詩經	一三
第五節	三禮	一七
第六節	春秋及三傳	二五
第七節	論語與孝經	三四
習題一		

第二章 子學

第一節	總論	四
第二節	儒家	四

目 錄



80746805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九
四	一	四	五	七	三	四

第三節	道家	五三
第四節	法家	六四
第五節	名家	七二
第六節	墨家	七八
習題二		

第二章 史學

第一節	總論	八七
第二節	紀傳	九二
第三節	編年	一一〇
第四節	紀事本末	一一六
第五節	政書	一二三
習題三		

第四章 文學

第一節	總論	一三八
第二節	詩歌	一四一

第三節	賦	一五五
第四節	詞	一六五
第五節	小說	一六九
第六節	戲曲	一八九
習題四		

國學常識

第一章 經學

第一節 總論

【經是什麼】 我們研究經學，必先明白什麼叫做「經」？「經」是什麼？和什麼叫做「經學」？

「經」字的本義，說文解字以爲「織縱絲也」。因爲織物的縱絲有一定的次序而不能紊亂，所以展轉假借而爲「法」字和「常」字的意義。「經」既可作「法」字「常」字解，於是那些可爲我們日常言行的法則的古書，都被蒙上一個「經」的名稱了。

據經學專門家的意見：今文學派以爲「經」是孔子著作的書名，在孔子前或孔子後的著作都不得稱爲「經」，所以只有詩、書、禮、樂、易、春秋可稱爲「經」。古文學派以爲「經」是一切書籍的通稱，不是孔子的六經所能專有；因爲經是釘書的線，所以凡是線裝書都可稱「經」。

實在，因爲歷史的轉變，「經」字的意義也在隨着時代而演變。比較最時代最適當的說法，現代人所稱經的範圍，已由孔子刪定的六經，擴張到以孔子爲中心的其他書籍。——如孟子、爾雅等——與上述諸說，已不盡相符了。

【經目的變化】經的名稱，始見於國語。但孔子的六種著作被稱爲經，却始於莊子天運篇。在禮記中則僅稱四術；揚雄、班固又僅稱五經。東漢以後，經的領域逐漸擴張，於是又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一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及二十一經等等的名號。

四經 卽四術，爲詩、書、禮、樂。

五經 因六經中佚去樂經，故稱五經。白虎通則以易、書、詩、禮、樂爲五經。

六經 莊子稱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史記和漢書則稱六經爲六藝。

七經 西漢於六經外加論語稱七經；東漢則加孝經而去樂經。晉傅咸以易、詩、書、周官、左傳、論語、孝經爲七經。宋劉敞以尙書、毛詩、三禮、公羊傳、論語爲七經。清聖祖御纂七經則指易、書、詩、春秋、三禮等七種。

九經 唐時所立學官，以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傳爲九經。經典釋文則以易、詩、書、三禮、春秋、論語、孝經爲九經。

十經 南史以五經、三緯爲十經。宋書則以周易、尙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所以謂之十經。

十一經 宋儒於十三經中除去論語、孟子，便爲十一經。因爲他們已將論語、孟子另外列入四書裏了。

十二經 名始見於莊子天道篇。經典釋文以爲有三義：一以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二以易上、下經并加孔子十翼爲十二經；三以春秋分十二公爲十二經。至唐太和中所列十二經，

則爲易、詩、書、三禮、三傳、論語、孝經及爾雅。

十三經 宋於唐之九經——易、詩、書、三禮、三傳——外，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稱爲十三經。現代所用廣義的經目，仍多以此爲準則。

十四經 宋嘗併大戴禮記於十三經之末，稱爲十四經。

二十一經 清段玉裁主張於十三經外，應加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八書，爲二十一經。

總之，經目的範圍雖各各不同，然依普通的慣例，多以十三經爲限。本書循名賅實，以古代五經爲主，而附以論語與孝經。經學要籍，已俱備於此了。

【經學的派別】 經學家的派別，據多數學者的意見，可以歸納爲西漢今文學、東漢今文學及宋代理學三派。

諸經遭秦火之厄，多數被燬，漢惠帝除挾書的禁令，祕藏的書始陸續出世。但諸經本用古篆所寫，古篆在漢代已不通行，爲便於誦習起見，乃改爲當時通行的隸書。於是始有所謂今文。其後以山岩屋壁，復次第發現舊籍。此種書仍用古篆書寫，以其對今文而言，遂有所謂古文。所以所謂今文與古文，本指書寫文字之不同。後因經學家各有所宗，門戶之見甚深，於是才有了所謂今古文學派。

西漢今文學派發生於漢初，在當時因由帝王提倡，所以在學術界幾有獨尊之勢。後來因古文學的暴興，與鄭玄、王肅的混亂家法，遂至逐漸衰落。直到清代中末葉，因社會、政治

、學術各方面趨勢的匯合，於是這久無聲息的今文學忽然復興起來，居然在學術界有盛莫能常的現象。他的餘波迴響，直到現在還在學術界裏存在，並且正在向着新的途徑發展。

東漢古文學派實發生於西漢末年。到了東漢，因為今文學派自身的腐化，及古文學大師的努力，遂有取今文學而代之勢。鄭玄、王肅雖稱混淆家法，但究竟左祖古文學。後來六朝的南北學，隋、唐的義疏派，都立場於古文學。一直到宋學興起，於是古文學始暫廢歇。元、明之末，顧亭林扛了「舍經學無理學」的大旗來復興古文學，又成爲清代三百年學術界的權威。

宋代理學被稱爲經學上的懷疑派。這種懷疑的風氣，盛行于北宋慶曆之後。到了南宋，因研究方法的不同，又分爲三大派：一爲歸納派，以程頤、朱熹爲領袖，舊稱朱學。一爲演繹派，以陸九淵、楊簡爲領袖，舊稱陸學。一爲批評派，以葉適、陳傅良爲領袖，舊稱浙學。他們都立足於哲學的見解，以理欲心性爲論究的對象，而借助於經學的解释。元、明以來，朱學因朝廷的提倡，取得正統的地位。陸學則得王守仁的加入，而爲具有天才的學者所信仰。但這二派都借經學言理學，結果均空疏無一物。於是元、明二代轉成爲經學衰落時期，而東漢古文學遂得以乘間而起。

第二節 易經

【易是什麼】 易本有三種：夏代的易名連山，以艮卦爲首，商代的易名歸藏，以坤卦爲

首；周代的易名周易，以乾卦爲首。總名爲三易。連山、歸藏久已失傳，今所存者爲周易。

周易的「易」字含有三種意義：一爲「簡易」；二爲「變易」；三爲「不易」。「周」字亦有兩種解說：一因重卦、繫辭、作十易者都爲「周」人；一因其道「周普」，無所不備。或以周易的「周」爲別於「夏易」「商易」而言，那是誤會的話。

伏羲取則於鳥獸文章、河圖、洛書以造八卦——爲：三(乾)、三(坤)、三(震)、三(巽)、三(坎)、三(離)、三(艮)、三(兌)——本有圖而無字。後人取兩卦相重，成六十四卦。此重卦者爲誰？王弼以爲卽伏羲自己；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司馬遷以爲周文王；說無一定。

【周易的內容】 周易內容，可分爲經傳二部。經的部分，又可分爲兩種：一爲卦辭，一爲爻辭。卦辭定全卦的意義；爻辭解釋每一爻的意義。他的作者爲誰？歷來也不一其說。鄭玄等以爲都是文王所作；馬融等則主卦辭爲文王所作，爻辭爲周公所作；皮錫瑞却以爲都是孔子所作。

易傳共有十篇，——爲：彖辭上，彖辭下，象辭上，象辭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實只可分爲七種。彖辭所以解釋卦辭。象辭又分爲大象、小象；大象所以解釋全卦所從的象；小象所以解釋每爻所從的象，亦卽解釋爻辭。繫辭所以補充彖辭、象辭等的不足。文言是「文飾」之意，專解乾、坤二卦。說卦偏於說象，在陳說八卦的德業、變化及「法象之所爲」。序卦說明六十四卦相承相生的次序。雜卦係雜舉各卦的卦義，拿

同的互相比類，不同的互相發明。這十篇相傳稱爲十翼，爲孔子所作。古文學派相信十翼說；今文學派則反對之。宋學派以爲繫辭、文言以下，都非孔子所作。

【易學的派別】 易學有今文學、古文學及宋學三派：今文學有四家，在西漢時都立於學官，爲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東漢虞氏世傳孟氏易，五傳至虞翻，作書很多。古文學派僅有費氏一家，西漢末立於學官，所以他的來源不可考。東漢時，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等都習費氏易，爲作傳注。魏王弼以老、莊解易，亦用費氏本。古文學乃大盛。宋學大別爲圖書、義理二派：圖書派附會古代所謂「河圖」「洛書」，起源於道士陳搏，撰易龍圖一書。歷宋、元、明三代，這道士式的易學竟成爲易學正統。義理派始於胡瑗。瑗作易傳：專究性命道德之理。繼起者有程頤及郭忠孝、項安世、楊萬里、許衡等。到了清代，古文學復興，著名的易學家，最先有惠棟，繼之者爲張惠言；而焦循更異軍特起，所有撰著，自成一家學說。

乾 傳

周 易

三三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

，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 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第三節 書經

【書經是什麼】書經本名尙書。尙書的意義，自來有三種說法：一爲孔安國說，『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一爲王肅說，『上所書，史所書，故曰尙書。』一爲鄭玄說，『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

尙書在諸經中爲最多問題的一書；他不但有今文、古文之分，又有真書、僞書之別。今文尙書凡二十九篇，（其中盤庚、泰誓各分上中下三篇，顧命另分出康王之誥一篇，故亦可稱爲三十四篇）傳自漢初伏生。古文尙書亦稱逸書，相傳凡十六篇，（其中九共分爲九篇，故亦可稱爲二十四篇）據古文學家說，是漢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壁而得。今原書已佚，僅存目錄。僞古文尙書凡二十五篇，又有僞孔安國尙書傳，均爲東晉時梅賾（或作梅頤）所獻。今本尙書注疏，就是以僞古文尙書二十五篇，加真今文尙書三十三篇，（本三十四篇，去泰

誓三篇，分堯典下半爲舜典，分皐陶謨下半爲益稷，故爲三十三篇）共五十八篇，及僞孔安國尙書傳爲底本。

【尙書的內容】尙書和詩經一樣，詩經有詩序，尙書亦有所謂書序。書序的作者，或以爲孔子，或以爲非是，聚訟紛紛，難以確定。

僞孔安國傳分尙書爲六體，卽典、謨、訓、誥、誓、命。孔穎達疏分爲十例：一曰典，如堯典、舜典；二曰謨，如大禹謨、皐陶謨；三曰貢，如禹貢；四曰歌，如五子之歌；五曰誓，如甘誓、秦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六曰誥，如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七曰訓，如伊訓；八曰命，如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周命、文侯之命；九曰征，如胤征；十曰範，如洪範。此外尙有許多篇，其名不符於上述十例的，都可以細詳內容，按例列入十例之中。

【尙書學的派別】尙書學派，較普通經學派多一僞古文學。今文學傳自伏生，後分三家，爲歐陽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晉永嘉之亂，三家尙書都亡佚。至清代輯佚學興，今文學說始大略可考。西漢古文學僅有孔安國一家。東漢時較多，著名的有賈逵、孔僖、周防、張楷等。馬融、鄭玄等雖間或雜糅今古文，但仍偏祖古文學。自東漢末至北朝，治尙書者都以鄭注爲宗，故仍不出古文學範圍。及唐孔穎達作尙書正義，承認僞古文尙書及僞孔傳，鄭學乃亡。清代漢學復興，以馬、鄭注爲依歸，於是古文學又大略可見。僞古文學所奉者爲僞古文尙書及僞孔傳。其作者爲誰？或以爲王肅，或以爲皇甫謐，或以爲卽獻書的人梅賾。唐孔穎

達作正義，以僞孔爲宗，於是僞書與僞傳遂成爲標準經典。但經了宋吳棫、朱熹，明梅鷟，清閻若璩、惠棟等相繼攻擊，他的「僞」號就此確定。至於宋學家的治尙書，無家數可舉。僅朱熹門人蔡沈作書經集傳，祖述朱義，在元、明二代，羣奉爲書注正則。現在通行之五經注本，卽爲此集傳本。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鬻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於爾躬有戮！』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於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葢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第四節 詩經

【詩經是什麼】詩經在未尊爲經之前，本稱詩三百篇，亦單稱爲詩。「詩」字有三種意義：一爲「承」，二爲「志」，三爲「持」。班固以爲「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有采詩之官，王者賴以知風俗得失。周天子則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相傳詩原有三千餘篇，經孔子刪去重複，糾正紛亂，取其可施於禮義教化的，計自周南起，至商頌止，凡存三百另五篇。或以爲古詩在孔子前已經采詩官編存三百篇，至孔子則僅加以整理修訂罷了。

【詩經的內容】 詩經分爲風、雅、頌三大類。風又分爲十五國風，爲：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鄆風、曹風、豳風，計共一百六十篇；雅又分爲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頌又分爲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合共三百零五篇。毛詩則加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爲三百一十一篇。但這加上六篇，僅有篇名而無文辭，實不應計算在內。

現存的詩經爲毛詩，有所謂大序和小序，列在各詩之前，說明詩中大意的，爲小序；連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概論全書的，爲大序。詩序的作者是誰？到現在還沒有定論。在異說紛歧中，較古而較有勢力的凡五說：一，鄭玄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二，王肅以爲詩序全爲子夏所作。三，范曄以爲衛宏作。四，王安石以爲詩人所自製。五，程顥以爲小序是國史舊文，大序是孔子所作。

【詩經學的派別】 詩經學可分爲三派，卽今文學、古文學及宋學。今文學又分魯、齊、韓三家：魯詩溯源於荀卿，創始於魯人申培，亡佚於西晉；齊詩創始於齊人轅固生，亡佚於魏代；韓詩創始於燕人韓嬰，亡佚於南宋以後，今僅存外傳。古文學僅有毛氏一家，相傳創始於毛公。毛公自謂傳自子夏，其著作有毛詩故訓傳。東漢著名學者，爲鄭衆、賈逵、馬融、鄭玄，都治毛詩。鄭玄爲毛詩作箋，雜探今文三家詩說，盛行一時。及唐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引仲毛、鄭二家的經說，就成爲當時詩經學的權威。清代陳奐作毛詩義疏，去鄭用毛，始恢復詩古文學本來面目。宋學則無家數可舉。南宋鄭樵斥詩序爲村野妄人所作，朱熹受鄭

樵、響，作詩集傳及詩序辨說。集傳不獨棄序不用，而且雜採毛、鄭，間錄三家，以己意爲取捨。又以爲詩三百五篇中，男女淫佚之詩凡二十四，一反從來『思無邪』的傳統的經說。元、明學者都以之爲歸附，且一直風行到現在。

關雎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左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伐檀

魏風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漣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生民

大雅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蕩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訃，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施施；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薄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郇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稷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鞔，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第五節 三禮

【禮是什麼】 三禮爲周禮、儀禮、禮記。「禮」字的解釋，以鄭玄爲最精。他說：「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周禮的內容】 周禮本名周官，亦稱周官經，後稱周官禮，又尊爲禮經。它的作者是誰？古文學家以爲是周公，最初主張者爲劉歆。今文學家不但以爲非周公所作，甚至斥爲卽劉歆所僞造。宋學家或以爲周公制定而未實行，或以爲間有漢儒的竄改，更爲沒根據的臆說。

全書凡分六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一篇早已亡佚，當時補以考工記，稱爲冬官考工記。書的內容，詳於周朝的制度，而不及於教化；嚴于百官的職守，而闕述人主的本分。因此或說他是「文王治岐之制」，或說他是「周公理財之書」，甚至或說他是「戰國陰謀之術」。然都不足爲信。

【儀禮的內容】 儀禮在古時單稱曰禮，或稱士禮，又名古禮經。他雖經秦火之後，然尙是禮書中較爲完善的一部。漢代所傳，因篇次先後不同而分的凡有三本：一爲戴德本，後世稱爲大戴本。二爲戴聖本，後世稱爲小戴本。三爲劉向別錄本，爲鄭玄所注，卽現代的通行本。至於因經文不同而分的，有二本：一爲漢儒高堂生所傳，爲今文本。二爲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爲古文本。鄭玄所注，卽參用今古文二本。

古文學家以爲儀禮與周禮並爲周公所作；今文學家則以爲孔子所定。儀禮又有完缺問題，今古文學家的意見亦絕對相反。今文學家以爲今本十七篇已包舉一切的禮儀，故爲完整的經典。古文學家以爲逸禮三十九篇爲可信，故以儀禮的十七篇爲秦火的殘燼。

【禮記的內容】禮記的制作，出於孔子的門人。古有一百三十一篇。漢代戴德傳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記；戴聖傳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記。隋書經籍志以爲戴聖刪大戴禮記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增益月令、明堂、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始成今本的禮記。

禮記是最初混淆今、古文學的書籍。內容大概可分三部：一部係說明儀禮；一部雖然說明儀禮，但所言仍爲普通之禮；一部則完全與禮無關。

【禮學的派別】三禮的學派各不相同：周禮爲古文學，儀禮爲今文學，禮記就學派說屬於今文，就內容言則古、今文兼有。西漢初年，僅有今文學的儀禮，傳自魯高堂生。後分大戴、小戴、慶氏三家。西漢末，周禮由古文學派首創者劉歆竭力提倡，其後馬融、衛宏等都傳是學。禮記的傳授，本無學派可說。東漢末，馬融曾傳其學。鄭玄受業於融，於注儀禮外兼注周禮與禮記，於是三禮之名始成立，而禮記亦始顯於世。晉初王肅爲反鄭學的健將，所作三禮解及儀禮喪服傳都故意與鄭立異。經南、北朝以至於隋，鄭、王對峙，各有信徒。到了唐朝，賈公毅、孔穎達等疏三禮，專宗鄭注，於是鄭學有獨尊之勢。元陳澧作禮記集說，明人取之，鄭注遂棄。清代漢學家以考據爲主，禮記的研究遂不及儀禮、周禮之盛。

大司馬

周禮

大司馬之職，掌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歛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鑼之鑼，——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鑼，——公司馬執鑼，——以致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禘。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祫。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錡，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撫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錡，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閱，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馘，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眠事而賞罰。若師有功，

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廬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覲禮

儀禮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僎之束帛乘馬。天子賜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

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齋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生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生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四享皆束帛如璧庭實唯國則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奧幣再拜稽首擯之。

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西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擯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擯大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

饗禮乃歸，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南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堯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堯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遂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堯命曰，『敬孫

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譬，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

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第六節 春秋及三傳

【春秋是什麼】春秋本爲古代記事史籍的通名。到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於是始成爲經

的專名。爲什麼叫春秋呢？因爲春秋是編年體，年有四時，不能偏舉，故取「春」「秋」以包「夏」「冬」。爲什麼不用夏冬而用春秋呢？因爲「春」爲生物之始，「秋」爲成物之終，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

春秋是孔子據魯史而作，古無異辭。然因專記孔子言行的論語無一語及於春秋，遂引起後人的懷疑。首言孔子作春秋者孟子，故近人錢玄同即斷爲孟子的僞言。其書分年記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計凡十二公，爲：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二百四十二年。書中殊多闕文闕義，不易研究，故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譏。

【三傳的內容】左傳的作者，相傳爲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兩漢今、古文學家均承認。但古文家以左傳係本春秋而作；今文學家以爲左傳本名左氏春秋，與春秋無關。至以左氏與左丘明爲二人，則始於唐之趙匡；宋鄭樵更考定左氏爲六國時楚人。他的來源也有三說：一，漢書以爲漢代藏於祕府，爲劉歆發現；故今文學家以今本左傳爲劉歆竄改國語所僞造。二，許慎以爲漢初張蒼所獻；但此說不見於西漢他書，恐亦難以憑信。三，王允以爲發現於孔子宅壁中；段玉裁亦以爲恐非事實。

公羊傳爲解釋春秋而作。其與左傳最大的不同點，在左傳以「史」爲主，公羊傳則以「義」爲主。此書來源，相傳以爲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四傳至其玄孫壽，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爲文字，故四庫總目即定爲公羊壽撰。但按其內容，決非成於一人。蓋古代經傳，非積累

而成，就是經過後人竄改，公羊傳亦難逃此例。

穀梁傳的體裁與公羊傳相近，而與左傳不同。他本來與公羊傳同屬於今文學，自近人崔適斥爲亦是劉歆所僞造，所以供左傳的驅除，乃亦入之古文學。相傳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卽成今本穀梁傳。但穀梁子之名，或作喜，亦作嘉，又作赤、寘、俶、淑，孰真孰謬，很難決定。他的內容，亦似非出於一人之手，所以作者爲誰，至今尙成問題。

【春秋學的派別】春秋學亦分今文學、古文學及宋學三派。西漢初，春秋分爲五家，爲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後來「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僅存其三。左傳屬於古文學，始發現者爲劉歆，故今文學家詆爲卽歆所僞造。自歆之後，始有傳授源流可尋。東漢末，鄭玄初治公羊，後改治左傳，以所注授服虔，學乃大行。三國時，公、穀學已漸衰微，治左傳者益衆。晉杜預好左傳，成春秋經傳集解，又撰春秋釋例，至今尙極通行。至唐孔穎達疏五經，左傳用杜注，於是賈、服傳注遂亡。公羊傳屬於今文學，漢初始於胡毋生及董仲舒。傳至嚴氏、顏氏二家，都立於學官，遂分二派。東漢時，何休專主公羊，力排左、穀，撰公羊解詁，流傳至今。三國以後，遂漸衰落。唐徐彥撰公羊傳疏，注取何休解詁，頗得漢學正傳。清末康有爲撰大同書，尤爲引申公羊學的名著。穀梁傳的學派誰屬，已成疑問。相傳始於漢初的申公。西漢時，朝廷曾集經師平公、穀異同，蕭望之、劉向等都傾向穀梁，於是其學漸盛。東晉范甯集諸家舊說，成穀梁集解，流傳至今。唐楊士勳撰穀梁義疏，卽以集解爲主。宋代的春秋學則以棄傳談經爲特色。他們不是排斥三傳，就是揉雜三傳。其後胡

安國撰春秋傳，假經文以論時政，更不顧經傳原意。明代以胡傳列入五經大全，其書大行，至清乾隆時始廢。

晉楚城濮之戰

左氏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軍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

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嬖顯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僂負羈氏。魏嬖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嬖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甯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嬖顯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

人。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於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韞鞬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縳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

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柎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

隱。『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胡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蓋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

大其平乎已也

何大其平乎已？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饑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皆

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宋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

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

平者在下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

虞無師，其曰師，何也？

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

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

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

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

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

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

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廩而置之外廩也。」

公曰：「宮之奇在焉，必不使受之也。」

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

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

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公遂借道而伐虢。

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

之道。

宮之奇又諫曰：「《詩》曰：『靡盬，則商蹙。』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

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虢。荀息牽馬操墜而前曰：「靡盬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第七節 論語與孝經

【論語是什麼】 論語的名稱，開始於孔子弟子撰集的時候。王充以爲孔安國授魯人扶卿

，始名論語。但在兩漢時代，或單稱爲論，或單稱爲語，或別稱爲傳，或別稱爲記，或詳稱爲論語說，頗不一其辭。漢以後，論語名稱的使用始漸確定。

漢初的論語，計有三種：一爲魯論，魯人所學，凡二十篇，就是現行論語所根據之本。二爲齊論，齊人所學，凡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二篇，卽二十篇中的章句，也較魯論爲多。三爲古論，得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分堯曰下半篇爲從政篇，篇次亦不與齊論、魯論相同。

【現行本論語的內容】現行的論語凡二十篇，爲：學而、爲政、八佾、里仁、公冶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黨、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及堯曰。論語的作者是誰呢？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曰論語。』鄭玄以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柳宗元以爲曾子弟子所作；程頤以爲曾子、有子的弟子所論撰；永亨以爲出於閔氏。

【論語學的派別】論語學在西漢時代已有今、古文的派別。魯論、齊論屬今文；古論屬古文。傳魯論的有龔奮、夏侯建諸人；傳齊論的有王吉、宋畸諸人；傳古論的相傳有孔安國，曾爲撰訓解。其後張禹混合齊、魯，成爲張侯論；馬融亦爲古論作注。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以齊論、古論而爲之注，盛行于時。三國時，王肅撰論語解，故意與鄭注立異。晉代王弼亦注論語；何晏諸人又雜採漢、魏經師八家之說，成論語集解，流傳至今。梁皇侃

作論語義疏。宋儒邢昺撰論語正義，即根據皇疏，剪其枝蔓，傳以義理，為漢、宋學轉變期的作品。及南宋朱熹出，輯集宋儒十一家的學說，撰論語集注，尤見盛行。清人撰注，以焦循論語通釋及劉寶楠論語正義最為精審。

【孝經是什麼】諸經中本來稱為經的，只有孝經一書。為什麼叫孝經呢？孝是「事親之名」，經是一常行之典；總括說起來，乃是示人以「事親的常典」的書。在諸經中字數亦最少，據鄭耕老的計算，全書只有一千九百另三字。

這本小小的經書，他的版本却有四種之多。一為今文本，凡十八篇，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即據此本。二為古文本，凡二十二篇，出於孔壁，在南朝梁時已亡佚。三為隋代所得的古文本，附有孔安國傳，本為王肅偽作，由王劭送給劉炫，始顯於世，故亦有人以為即劉炫偽作；今亦亡佚。四為清代所得的日本古文本及孔傳，都誕妄不可據，現在尚存。

孝經的作者為誰？各家所言殊不一致。最要者有六說：一，以為孔子所作，班固、鄭玄等主此說。二，以為曾參所作，司馬遷有此說。三，以為曾子弟子所作，晁公武、王應麟主此說。四，以為曾子弟子子思作，馮椅有此說。五，以為七十子之徒所作，毛奇齡主此說。六，以為漢儒偽作，姚際恆主此說。

【通行本孝經的內容】通行之孝經為今文本，凡分十八章，為：開宗明義章、天子章、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三才章、孝治章、聖治章、紀孝行章、五刑章、廣要道章、廣至德章、廣揚名章、諫諍章、感應章、事君章及喪親章。古文孝經則為二十二章，庶

人章分爲二，聖治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文字異者亦有四百餘。孝經全書所述，爲自天子至庶人事親的孝道，故歷來學者均視爲人生必讀之書。

【孝經學的派別】孝經學分今、古文學與宋學三派：孝經的傳注，最早的爲魏文侯孝經傳。西漢時，傳今文的有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五家，傳古文的僅爲孔安國。東漢時，有鄭注今文孝經出現，或云鄭玄注，或云非是。古文孝經有馬融爲之注，至梁而亡。隋王孝逸得僞古文孝經孔傳，由王劭示劉炫，炫爲撰孝經述義。其後今文孝經經唐玄宗二度爲之注，并詔元行冲撰疏。宋邢昺孝經注疏卽以行冲疏爲藍本，今列爲十三經注疏之一。僞古文孝經孔傳因而漸亡。宋儒治孝經，多改竄經文，重分章節。朱熹信古文孝經，撰有孝經刊誤，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改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元吳澄則信今文孝經，撰孝經章句，仿朱熹方法，分爲經一章，傳十二章。清乾隆間，汪翼滄自日本得古文孝經孔傳本，學者多以爲僞中之僞，不之重視。

侍坐章

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已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晒之。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晒由也？」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晒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開宗明義章

孝經

仲尼居，曾子侍。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習題 一

1. 經的範圍怎樣？
2. 通常所稱五經、六經、九經、十三經爲那幾種經？
3. 經學上的派別，是根據什麼來分的？
4. 易經是一部什麼書？以什麼爲基礎？
5. 周易的內容怎樣？
6. 易學分爲那幾派？

7. 書經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
8. 孔安國分書經爲那六體？
9. 尙書學的派別有幾？
- 10 孔子與詩經的關係，有那一說？
- 11 詩經的內容分爲那幾類？
- 12 朱熹對於詩經有什麼特別的見解？
- 13 三禮係指何書？「禮」字作何解釋？
- 14 周禮的作者爲誰？
- 15 儀禮有何異名，他有那幾種本子？
- 16 禮記的內容怎樣？
- 17 三禮的學派如何？
- 18 春秋爲什麼叫「春秋」？
- 19 三傳的作者爲誰？
- 20 春秋學的派別如何？
- 21 論語有何異名？
- 22 論語學的派別怎樣？
- 23 孝經有那幾種版本？
- 24 今存孝經原於經學那一派？

第二章 子學

第一節 總論

【子是什麼】「子」是「諸子」的簡稱。「子」字的最初意義，依說文解字，本爲人類的通稱。後來引申爲「人之嘉稱」，如稱有德的人叫「君子」；王肅又以爲「有德有爵」之通稱，如古時士大夫通稱曰「子」。古時「政」「教」合一，師卽是官，因稱師爲「子」或「夫子」。到了後來，學術由私家傳授，於是弟子便以「子」字題他所奉老師的著作。這是「子書」名稱的由來。

子書大都不出於一人之手，亦非作於一時。所以清人孫星衍說：「凡稱子書，都非自著。」至以「諸子」並提，則始於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各家並提，則始於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劉歆作七略，輯「子書」爲一略，卽名諸子略；於是創「子學」研究的雛型，而「諸子」之名亦成立。

【諸子的來源】凡是一種學術的產生，必有他的來源。諸子雖所包甚廣，派別紛歧，但也都有來源可尋。自來研究諸子來源的，共有兩種主張：一種主張「出於王官」；一種主張「救世之弊」。以爲「出於王官」的爲漢書藝文志，他把諸子分爲十家，而各繫以說：

儒家「出於司徒之官」。『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有晏子等五十三家。

道家 「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有伊尹等三十七家。

陰陽家 「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有宋司星子章

等二十一家。

法家 「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有李悝等十家。

名家 「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數亦異」。有鄭析等七家。

墨家 「出清廟之守」。主「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

尙同」。有尹佚等六家。

縱橫家 「出於行人之官」。「使於四方，……受命而不受辭」。有蘇秦等十二家。

雜家 「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有孔甲等二十家。

農家 「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有神農等九家。

小說家 「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有伊尹等十五家。

主張「救世之弊」的爲淮南王劉安，他在淮南子要略裏說：

「紂爲天子，殺戮無止，……作爲炮烙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

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周公繼文王之業，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

搢笏而朝。……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

「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以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齊國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故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故縱橫、修短生焉。」

「韓，晉別國也。……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生；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故商鞅之法生焉。」

這二種說法，究竟那一種對呢？呂思勉以爲「天下無「無根」之物；使諸子之學，前無所承，周、秦之際，時勢雖亟，何能發生如此高深之學術？天下亦無「無緣」之事；使非周、秦間之時勢有以促成之，則古代混而未分之哲學，何由推衍之於各方面，而成今諸子之學乎？」所以他以爲二說都是的。但胡適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却極反對漢志之說。

【諸子的派別】 諸子的派別，說者紛歧，究竟有幾，迄無定論。莊子天下篇所論列，計凡五家，並已而六：一爲墨翟、禽滑釐；二爲宋鈞、尹文；三爲彭蒙、田駢、慎到；四爲關

尹、老聃；五爲莊周自己；六爲惠施。荀子非十二子，則分六家爲十二家：一爲它翬、魏牟；二爲陳仲、史鱗；三爲墨翟、宋鈞；四爲慎到、田駢；五爲惠施、鄧析；六爲子思、孟軻。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述他的父親談論六家要指，亦分爲六家：一爲陰陽家；二爲儒家；三爲墨家；四爲名家；五爲法家；六爲道德家。正式以「儒」「墨」「道」「法」等名以名各家派別的不同，肇始於此。其後班固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七略，立諸子略爲一門，分爲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其中除小說家外，亦稱九流。

漢志以後，諸史多有藝文志，隋書及舊唐書則名經籍志。隋志所錄子部，分爲十四類，爲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歷數、五行及醫方。兩唐書志則分爲十七類，爲：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天文、歷算、兵書、五行、雜藝、類書、經脈及醫術。宋志亦分類爲十七，與兩唐書志僅有一、二名目上的不同。至清人輯四庫全書，所收更富，但僅分爲十四類，爲：儒、兵、法、農、醫、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類書、小說、釋及道。上列諸家所分，漸超出於「子」的本來意義的範圍，故子學家都不之從。

本書所敘，依司馬談所分爲主，但其中陰陽家無書可見，而且後來也沒有人作專門的研究，所以把它省去。

第二節 儒家

【儒與儒家】「儒」本來是「術士」的通稱，術士卽學道之士。周官大宰「儒以道得名

』，與師對舉，疏稱『儒，有道德有道術者之通名』。師既與儒並言，則儒本爲掌教育的人，就是以『六藝』教人的保氏。因爲孔門專傳『六藝』之學，故遂加以『儒家』的稱號。

孔門教育，分爲四科，孔子嘗稱：『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照這樣看來，在孔子之時，儒家已分爲四派。韓非子顯學篇以爲孔子死後，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這八派的書，都已不傳。實際上只有孟、荀二家，始爲孔門之兩大宗派。

【儒家的著作】漢書藝文志所載周、秦儒家，凡三十家，其目如下：晏子八篇，子思子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孫卿子三十三篇，芊子十八篇，內業十五篇，周史大弼六篇，周政六篇，周法九篇，闡言十篇，功議四篇，甯越一篇，王孫子一篇，公孫固一篇，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董子一篇，侯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君七篇，虞氏春秋十五篇。此三十家中，存於今者僅晏子、孟子、荀子三家，子思子、曾子則僅存殘餘，其餘都已亡佚。

後人因晏子中多詆毀孔子之言，疑漢志列入儒家爲不當。不知儒家之教，以五倫爲基本，以禮樂爲工具。周公制禮作樂，千古莫與之比，故爲儒家所肇始。晏子，孔子同爲祖述儒家，而晏子非孔，正同孟、荀二子同尊孔子而荀子非孟一樣。或以晏子列入墨家，因晏子學

說中，主張愛民、非戰、尚賢、尚儉數點，與墨子相同。殊不知晏子又主崇禮、非鬼，其說根本與墨家相反，而與儒家却全同。且他的愛民、非戰、尚賢、尚儉諸說，與儒家亦不相背，故以列入儒家爲妥。

【晏子】晏子名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史記稱他「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可見他是一個言行相顧的人，足爲儒家的模範。他死後，其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名爲晏子。

晏子一名晏子春秋，篇目如下：內篇諫上第一，內篇諫下第二，內篇問上第三，內篇問下第四，內篇雜上第五，內篇雜下第六，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故或作七卷。研究晏子的最佳本，當推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

【孟子】屬於孔子一派的儒家，自以孟、荀二子爲大家。孟子名軻，字子輿（一作子車），騶人，受業於子思的門人。他好稱堯、舜，學孔子，道性善，言仁義，尊王賤霸，貴民輕君。時天下方專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故歷事齊、梁之君而道不行。乃退而與萬章、公孫丑諸徒，序詩、書，作孟子七篇。孟子之學亦主中庸，而氣質稍偏於剛，故他反對異派，辭嚴理遜。如斥墨爲無父，斥揚爲無君，斥許行爲相率爲僞，斥張儀爲妾婦之道，言多不合論理。但他的說時君，以「民事」「民貴」爲本，以「仁政」「王道」爲歸，以「善戰」

「罔利」爲戒，竊然仁者之言，實勝於孔子之「尊君」與重「階級」，所以近世學者還很稱道他。

孟子七篇，每篇又分上下，首梁惠王、次公孫丑，再次爲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及盡心。其書司馬遷、趙歧皆謂孟子所自作；吳姚信、韓愈以爲孟子的門弟子所作；閻若璩以爲孟子自作，而經門弟子的敍定；林之奇則以爲孟子的門弟子所作，而且雜有再傳的門弟子的紀錄。孟子本書，經宋人列入經籍，爲十三經之一。注本甚多，以焦循孟子正義爲最精，以朱熹孟子集注爲最使誦習。

【荀子】荀子名況，時人尊稱曰卿，故曰荀卿，或作孫卿，荀孫乃一音之轉。他是趙國人，年五十，始遊齊，繼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他就在那裏著書數萬言而卒。他的學說本宗孔子，故「誦說王道以仁、義、禮、樂爲歸，以篤學、隆師爲方，以正名、化性爲本，以治氣、養心爲守」。但他主張性惡，法後王，與孟子道性善，稱堯、舜的觀點不同；又斥子思、孟子處語太偏激，故甚爲後世儒家之徒所反對。蘇軾至以李斯曾從受業，因以亂秦之罪加在他的身上，那真不免所謂「深文周内」了！

漢志著孫卿子三十三篇，據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今本的三十二篇目次，爲：勸學、修身、不苟、榮辱、非相、非十二子、仲尼、儒效、王制、富貴、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議兵、彊國、天論、正論、禮論、樂論、解蔽、正名、性惡、君子、成相、賦、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及堯問。據劉向校書序錄，向原校定本爲十二卷，題曰新書。

楊倬復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且爲之注，又更新書之名爲荀子，卽今行本是。王先謙復據楊注本爲之集解，成爲最精而最便誦習之本。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

晏子使楚。

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僮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

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

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直

使楚矣。

性善

孟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捲。」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

，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

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性 惡

荀 况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將待礪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之『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之『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

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

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

，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鑿枘之生，爲柎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直木不待鑿枘而直者，其性直也。柎木必將待鑿枘悉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第三節 道家

【道與道家】「道家」之名，依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應作「道德家」。江瓌以爲「道」乃道術之通稱，諸子百家皆爲道，故不得獨舉以曰老、莊之徒。但陳柱以爲道家出於史，史爲道術的總歸，故道家爲道術的全部，諸子爲道術的一部；全部可以括道，一部不足以括道，故僅道家可名曰「道」。

道家托始於黃帝，故黃、老並稱，其來源在諸子中爲最先。大概自黃帝以後老子以前二千年中，祇有道家之學，歷久不衰。其他各家均產生於春秋、戰國之際，皆在道家之後。然同爲道家，老、莊亦不同派，故莊子天下篇，列關尹、老聃爲一派，而莊周自爲一派。

【道家的著作】漢書藝文志所錄周、秦道家的書，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管子八十六篇；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蜚子十三篇；關尹子九篇；莊子五十二篇；列子八篇；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田子二十五篇；老萊子十六篇；黔婁子四篇；宮孫子二篇；鵝冠子一篇；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孫子十六篇；捷子二篇；鄭長者一篇；楚子三篇；凡三十三家。此三十三家之書，今已無一全存者。今本管子、莊子均爲殘存之書；老子已不詳爲何氏本；鬻子、文子、關尹子、列子、鵝冠子皆爲僞本；餘皆亡佚不存。

【管子】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齊潁上人。初事齊公子糾。糾死於魯，他歸齊，桓公

以爲上卿，號曰仲父，遂助桓公富國強兵，攘夷狄，尊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完成霸業。卒，謚敬子。他在道家屬於有爲一派，故其思想偏重於政與法方面，七略因之把他列入法家。但他所言之法，不獨與韓非不同，卽與較近之商鞅亦不同。商則純乎霸功，他猶參以王道；商之變法，大反乎周制，他惟取周制而變通之。所以他不是個嚴而少思的法學家，而是實踐力行的政治家。宋晁公武說他：「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旣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最能得其真相。但管子中所言，各家都有，頗不純粹。或以爲宜列入雜家，這是不明道家的一派，本來無所不包的緣故。

管子原本凡八十六篇，計：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九篇，短語十八篇，區言五篇，雜篇十三篇，管子解五篇，管子輕重十九篇。今本已在梁隋時亡去謀失等十篇，宋時亡去王言一篇，凡十一篇。其中封禪一篇，由後人探史記封禪書補入，不是原文。版本以清戴望的校本爲最精。今人顏昌嶠有校釋本，未刊，不知內容如何。

【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字聃，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曾做過周室守藏室之史，故孔子向之問禮。史記稱他「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法自然，主無爲，以卑弱自處，所以他對於政治的主張，主愚民，用權術，與儒家之主教化、以至誠完全相反。

今本老子二卷，分爲道經與德經，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老子書的稱經，實

始於漢景帝的時候。景帝因黃、老之書，義理深奧，故改子爲經。至唐代，因同姓的關係，高宗封老子爲玄元皇帝，其書尤見尊重。古來爲之注者甚多，道藏所收，幾及五十家。但通行本僅有河上公注及王弼注二家。河上公注爲僞書，每章所加題目，尤爲近俗。今人陳柱精於老子學的研究，所著書很多。他的老子集訓一書，集古來注釋的大成，尤便於學子的研誦。

〔莊子〕 莊子名周，宋國蒙縣人。他曾作蒙漆園吏，和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於學無所不窺，要其本，則歸之於老子之言。著書凡十餘萬言，大抵以寓言爲多，而詆訾孔子之徒，其所言尤汪洋自恣，故荀子詆爲「滑稽亂俗」。當時自王公大人以下，都不器重他。獨楚威王聞其賢，使人以厚幣往迎，許以爲相。他笑對使者道：「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濁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從這一段話裏，可見莊子處世哲學的一般。

今本莊子僅三十三篇，較之漢志所稱少十九篇。五十二篇有司馬彪及孟氏注本，今已佚失。三十三篇有郭象注本，分內、外、雜三篇，最爲通行。三篇中內篇包含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七篇，外篇包含騏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天道、天運、刻意、繕性、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遊十五篇，雜篇包含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列禦寇、天下十一篇。

其中內篇七篇，說者多以為真是莊子的作品，大致可信，但也有後人加入的話。至外篇、雜篇則都非自作。其書亦名南華真經，注釋本甚多，道藏所收，多至十餘種。其中最便研習者，為郭慶藩的莊子集解，王先謙的莊子集解；二書一詳而備，一簡而要，各有所長。

水地篇

管子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

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

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溥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

符瑞，九德出焉。

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而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口，心發爲下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塞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伏闔能存而能亡者，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闔能存而能亡者也。

或世見，或不世見者，生螭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水（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

是以水之精麤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闔能存而能亡者，龜與龍，或世見

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

是故具材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

何以知其然也？

夫齊之水，適，躁而復，故其民貧羸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貧戾，固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滯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

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正，則欲不污。易，則心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老子道德經節選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正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一何吾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逍遙遊

莊子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鯨鵠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曄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掇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澼絰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澼絰，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澼絰，則所用之異也。」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解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第四節 法家

【法與法家】「法」字歷來都解作刑罰之義，然而法家的要旨，却在於怎樣使刑罰之權不墜。古時禮、法並稱，二者實相貫通。至管仲主以法治國，法始專就刑罰言。然由此可見法家本起於禮，正和學校之內，先有種種應守的規則，而後乃有賞罰的規則一樣。禮不足治，而後有法；禮流而爲法，所以禮家流爲法家，荀卿的門人李斯、韓非皆流而爲法家了。

陳柱分法家爲五派：一爲尙實派，主重實業，如李悝盡地力之教，商君重農戰之法，管仲與魚鹽之利都是。二爲尙法派，如商鞅是。三爲尙術派，如申不害是。法與術的分別：「術爲主之所執，法爲官之所司。」故法之作用在公開，術之作用在祕密。四爲尙勢派，如慎

子是。慎子曾云：『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由此觀之，賢知未足服衆，而勢位足以詘賢。』五爲大成派，如韓非集諸派之大成是。

【法家的著作】先秦法家的著作，據漢志所載，有如下的五家：李子、商君、申子、慎子、韓子。李子名悝，魏文侯相，所作李子三十二篇，隋時已佚亡，今存黃奭輯李子法經六篇，嚴可均輯李悝文三篇。申子名不害，韓昭侯相，所作申子六篇，宋時已佚亡，今存馬國翰輯本一卷，凡二十四節，嚴可均輯本十三節。其他諸家，除韓子尙全存外，商子慎子均有殘存。

【商子】商子姓姬名鞅，本爲衛國的庶孽公子，故稱公孫鞅，亦稱衛鞅。後以佐秦有功，封於商，因稱商君，亦稱商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臨死，荐於惠王，王不能用，他遂去魏入秦。適孝公下令求強秦之策，與語大悅，任以爲相。他乃行保甲，興農事，廢除封建，創立郡縣，平均賦稅，統一度量衡制，大變秦法。秦國大治。但他立法嚴格，貴族平民犯法，同樣處以刑罰，於是卒因太子犯法，刑其師傅，招了怨恨。一旦太子卽位，遂以叛國罪加在他身上，他欲避無門，終至被執，車裂而死。後世因稱他的死爲「殉法」。

商君治秦的根本方法，在於變法。他以爲「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所以他的法是極平等而須共同遵守的。他因爲要法生效，所以主重刑；但他因爲要君臣對法共同負責任，所以又主「壹刑」。這種方法，用之於像一盤散沙的國家，正是對症發藥。但這種對於大多數有益的平等的法，不免有損少數特權階級的威權，所以他終至坐是招尤而以身殉法。後人雖

說他嚴而少恩，但他的平等觀念和大無畏的精神是值得現代政治家的效法的。

商君著作，漢志諸子略法家著錄商君二十九篇，兵書略又著錄公孫鞅二十七篇。今人王時潤以爲兩書實即一書互見，不過篇目多寡微有不同；顧實却以爲是兩書。今本商君書存二十四篇，其中三篇專言兵事，其餘也有涉及兵事的，可見兩書確有相同的所在。二十四篇目爲：更法、墾令、農戰、去強、說民、算地、開塞、壹言、錯法、戰法、立本、兵守、斬令、修權、徠民、賞刑、畫策、境內、弱民、外內、君臣、禁使、慎法及定法。注解本有朱師轍商君書解詁，最爲詳確。

【慎子】慎子名到，一作名滑釐，字到，戰國趙人，或云，齊之隱士。史記說他『學黃老道德之術』。齊宣王好文學遊說之士，他和鄒衍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嘗仕楚，爲頃襄王傅，以計却齊之索地。又嘗爲魯將軍，欲伐齊取南陽，時孟子亦在魯，以爲不可。慎子既學黃老之術，自當屬之道家。然法家本出自道家，且爲道家四派之一，所以說慎子屬於道家固可，說他屬於法家也未嘗不可。漢志說他：『先申、韓，申、韓稱之。』可見他頗爲後起的法家所重。慎子的根本思想，在『棄知去已而緣不得意』，所以他對於政治，主張用無知的法治代有知的人治。而他的法，却不是商鞅一派的嚴而少恩的法，乃是因勢利導之法，所以還未達失道家的根本主張——自然主義。

慎子的著作，漢志作四十二篇。因爲史記說他『著十二論』，意林亦云十二卷，所以羅峻疑心漢志衍『一四』字。其書唐時尙存十卷，今僅存一卷，凡五篇。目爲：威德、因循、

民雜、德立及君人。清嚴可均又從羣書治要輯出七篇，與五篇本並見通行。近又有四部叢刊影印抄明本，分內外二篇，末附補遺逸文，內容較上述二本多出倍蓰，最爲足本。王斯容爲作校正，後附集說一卷，更便誦習。

【韓子】韓子名非，戰國末韓國的疏屬公子。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時韓國日見削弱，非屢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他乃退而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急攻韓以求非，韓乃遣非使秦。爲李斯等所讒，下獄中，非欲見王自陳，不可得。斯又遣以藥，遂自殺。他在法家中爲集大成派，在昔商君主法，申不害主術，他便以爲：「術者，主之所執；法者，臣之所師。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二者須兼用。他又受荀卿性惡說的影響，以爲人性都利己，故主以慘酷的法術治之，才有效力。所以他對於法：重「嚴」，謂嚴密；重「必」，謂必行；重「一」，謂統一。像這樣的法，才是「刑罰不中」「令出不行」「法律不公」時代的對症發藥，也正是當時一般人所求之不得的。

今本韓非子凡五十五篇，與漢志所稱同。但第一篇初見秦，亦見戰國策，乃是張儀說秦王的話，所以勸秦王攻韓，不知何故廁入此書。五十五篇之目，爲：初見秦、存韓、難言、愛臣、主道、有度、二柄、揚權、人姦、十過、孤憤、說難、和氏、姦劫弑臣、亡徵、三守、備內、南面、飭邪、解老、喻老、說林上、說林下、觀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體、內儲說上、內儲說下、內儲說左上、左下、內儲說右上、右下、難一、難二、難三、難

四、難勢、問辯、問田、定法、說疑、詭使、六反、人說、人經、五蠹、顯學、忠孝、人主、飭令、心度、制分。注釋本以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最通行，然不很精審。

更法

商子

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我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有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盟，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

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悛，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之議，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掣草令。

慎子外篇（節選）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於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

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

行高者人妒之，權重者主疑之，祿厚者人怨之。夫行益高者意益下，權益重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薄，修此三者人不怨。故老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之水歸之。聖人謙卑清靜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山谷不能須臾盈。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澹。

說難

韓非子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

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害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故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第五節 名家

【名與名家】「名」字的本義，據說文解字，則是：『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人既以名自別，引而申之，萬物本無名，無所分別，不得不爲之製名。名定而萬物有別；循名以責實，而萬物乃藉以不亂。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卽屬此意。

名家在先本非獨立成家，僅爲各家的附庸。如管子、韓非以法談名；荀子以儒家談名；墨子以墨家談名；尸子、呂子以雜家談名。至惠施、公孫龍輩出，始特重於名，貫澈初終，成一家之言，乃始有所謂名家。

【名家的著作】漢書藝文志列周、秦名家凡七，爲：鄧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孫龍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黃公四篇及毛公九篇。此七家中，前三家今尚有存書，後四家都已佚亡。但前三家中，鄧析書可疑處甚多，尹文子則決爲僞作，公孫龍子亦僅殘存十之三四。所以名家的書，現在已無完全的原本可讀。

【鄧析子與尹文子】鄧析，鄭人，與子產同時。劉向說他：『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淮南子說他：『好辯而亂法。』所以後來爲子產所殺。今本鄧析子亦爲二篇，與漢志同，篇目爲無厚與轉辭。其文節次不相屬，似爲掇拾之本。呂思勉疑係南北朝時人采掇周、秦古書，間竄己意而成。

尹文子，齊國人。漢志稱他：『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向說他：『與宋鉞俱遊稷下。』他的主張，大半由道歸於名、法，故亦可列入法家。他主『正名定分』，所以把『名』分做三種；以爲『名』各有專，才可以定『分』。其書漢志稱一篇，今本作大道上下二篇。羅膺中考證他原來就是一卷，本沒有大道上下的分別。唐鉞提出可疑之點十項，決定今本尹文子是僞書。

【公孫龍子】公孫龍字子秉，趙人。以『堅白』之辯鳴於時。初爲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加以厚待。後齊國使者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衍，衍以爲『有害大道』，平原君遂黜去他。他又與魏國公子牟相友善，其說乃大行。公孫龍全部學說，可以『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四論包括他。『白馬』、『指物』二論，離名實的連絡；『通變論』離物質

的連絡；「堅白論」離知識的連絡。換言之，他是用名學以破除世俗一切的常名，推翻世俗一切的常識。故莊子說他：「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

公孫龍子原有十四篇，今存六篇，爲：跡府、自馬、指物、通變、堅白及名實。姚際恆以其不載於隋書經籍志，定今本爲僞書。殊不知隋志道家有守自論，卽爲本書的別名。今本的六篇，除跡府篇外，都爲龍所自著。注解的本子很多，大約以王瑄公孫龍子懸解及金受甲公孫龍子釋爲最精審。

無厚篇（節選）

鄧析子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採溺鍾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音肆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闔。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陷。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辭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爲斯十者，而爲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

無他故焉。故淺知也。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嗜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何方之道不從，而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恢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木擊折轡，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感德，有心則嶮，有口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爲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聽，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搯腕，手據鞭扑而後爲治歟？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疎。故遠而親者，忘相應也；近而疎者，忘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大道下（節選）

尹文子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勤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

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長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高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少，子孫疏，宗親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日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人而後彊，雖日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

白馬論

公孫龍子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曰：『何哉？』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馬』之『非馬』，何也？』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馬』爲『有黃馬』，可乎？』
曰：『未可。』

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雖『白』之謂也。是雖者，『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無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第六節 墨家

【墨與墨家】「墨家」的「墨」字，並不是指姓，乃是指學派的名稱。「墨」本訓「黑」，引申之爲「瘠墨」，爲「細墨」，所以所謂「墨」，乃是「垢面囚首」，「面目黎黑」的意思。因爲墨家之學，出於夏禹，夏道尙質，禹尤以質著。孔子稱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莊子稱禹：「操屨耜，……腓無胠，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

可見禹之爲人，實盡儉苦之極。墨家鉅子墨翟也以自苦爲極，就是反對他的孟子也稱他：「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所以說墨學出於夏禹，決非無故。今人胡懷琛以印度人曰墨子，把墨家好處一筆抹殺，亦淺之乎視墨子了。

墨家之學，至墨子而大成。但周成、康時有史佚，著書二篇，漢書藝文志亦列入墨家。可見墨家的起源，遠在墨子前數百年。墨既爲派名而非姓，何以墨家的墨翟可稱墨子，而儒家的孔子不能稱儒子，道家的老聃不能稱道子呢？陳柱以爲：「墨之始固爲學術之名，墨子喜其學，因以爲姓。故既得名學術爲墨家，亦得稱其人爲墨子。」此說甚當。

【墨家的派別與著作】 當墨子在時，墨學並不分派。墨子之後，才有派別可言。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顧實以爲苦獲等既爲南方的墨者，相里勤的弟子及五侯之徒與之對稱，當爲北方的學者。由是言之，則當時墨家已分爲南、北二派。但據韓非子，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趨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墨。」據此，則當時之墨，又分爲三派。俞樾以爲今本墨子中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等皆分爲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或卽爲此三派相傳之本所合成。墨學既以振世救弊爲主。後來又變爲游俠一派。韓非子所謂「俠以武犯禁」，卽指此派。故文字上的墨派雖今已消亡，而他在社會上的潛勢力却永永不滅。

漢書藝文志所收墨家所著書，計共六家，爲：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隨巢

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今前六家已佚，墨子亦為殘存之書。但前六家中，除我子外，猶都有馬國翰的輯本。

【墨子】墨子名翟，姓墨氏。江瓌疑翟為其姓，而冠以所奉的學派，故曰墨翟，因當時確有此類似的稱謂。他是魯國人，仕宋為大夫。其年較後於孔子。公輸般為楚造雲梯，將以攻宋。墨子在魯聞之，行十日十夜至郢，勸其止攻。二人因在楚王前較技，公輸般九攻而墨子九拒，卒不能勝，遂罷攻。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奔人之難，雖蹈火不辭。孫詒讓以為：「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鬥，好學而博不異，又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以為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亦道堯、舜，又善守禦，為世顯學。」

墨子原為七十一篇，宋時亡八篇，為六十三篇。今僅存五十三篇，分為十五卷，其目為：親士、修身、所染、法議、七患、辭過、三辯、（以上為第一卷）尚賢上、中、下、（以上為第二卷）尚同上、中、下、（以上為第三卷）兼愛上、中、下、（以上為第四卷）非攻上、中、下、（以上為第五卷）節用上、中、節葬下、（以上為第六卷）天志上、中、下、（以上為第七卷）明鬼下、非樂上、（以上為第八卷）非命上、中、下、非儒下（以上為第九卷）經上、下、經說上、下、（以上為第十卷）大取、小取、耕柱、（以上為第十一卷）貴義、公孟、（以上為第十二卷）魯問、公輸、（以上為第十三卷）備城門、備高臨、備梯

、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傳、（以上爲第十四卷）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以上爲第十五卷）其宗旨所在，見前三十餘篇。自經上以下六篇，爲「名家」言。備城門以下十一篇，爲古「兵家」言。其注釋本以孫詒讓墨子閒詁爲最精；其言名學一部分，可讀胡適小取篇新詁（載胡適文存）及梁啓超墨經校釋。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常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

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

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

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罪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

，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樂上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笙簧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櫛鬋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也。」

今王公大人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掬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

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絳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卽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

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者？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習題 一一

1. 諸子的「子」字作什麼解釋？
2. 諸子出於王官說創自何書？
3. 「十家九流」如何分法？
4. 什麼叫做「儒」？
5. 晏子爲什麼不列入墨家而入儒家？
6. 孟子的主張爲什麼不能見用於當世？

7. 荀子的內容怎樣？
8. 道家起於何時？
9. 老子的政治主張怎樣？
10. 「法」與「禮」有什麼關係？
11. 商子爲什麼主用重刑和「壹刑」？
12. 商子值得後代政治家做法的的是那一點？
13. 慎子的根本思想是什麼？
14. 韓非主張法律應該着重那幾點？
15. 何謂「名」？
16. 漢書藝文志所載名家有那幾家？
17. 尹文子的內容和思想怎樣？
18. 公孫龍子的內容怎樣？
19. 墨家爲什麼稱墨「」？
20. 墨翟的爲人和思想怎樣？

第三章 史學

第一節 總論

【史是什麼】 「史」字的本義，說文解字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周禮說：「史，掌官書以贊治。」前一說以「史」爲一種書籍的名稱；後一說以「史」爲專掌官書的職名。從這兩種解釋裏，我們可以知道，所謂「史」，第一，須「中正不阿」；第二，須「有補治道」。一是指史的本質，一是指史的功用；二者合併以觀，便可窺見古人對於「史」的觀念了。

古代稱「史官」叫「史」，而稱「史書」則叫「墳」——如三墳，爲三皇之史——「典」——如五典，爲五帝之書——「書」——如尙書——及「春秋」。「史書」稱「史」，大約始於司馬遷的史記。但漢書藝文志稱史記爲太史公書；可見史記之名，是否出於作者，尙屬疑問。其后或稱「紀」，或稱「志」，或稱「略」，頗不一致。

梁啓超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廢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吳貫因說：「何謂之『史』？記載人類能發生影響之種種言語行動，俾得以播諸當時，傳諸後世。」李守常說：「史學是研究人生及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這三種史的定義，字面上雖互有歧異，而實際的意義却並無不協。

【史的分類】「史」的來源，雖然很古，但在晉以前，「史學」還沒有被視爲獨立的學科。劉歆七略及漢書藝文志把世本、戰國策、史記一類的書，附入六藝略春秋的後面，雖將史的地位列得很高，但不免令人視史僅爲經的附屬。晉荀勗撰中經簿，分古今書籍爲甲、乙、丙、丁四部，列史爲丙部，史學始見獨立。李允則以史記一類爲乙部，沿用至今。宋王儉七志又將史記雜傳并入經典志，恢復了七略之舊。梁阮孝緒七錄，重把他們分爲經典、紀傳二錄。自是以後，史部便不復再與他部併合了。

史的分類，人各不同。現在所見較古的著錄，僅存七錄。他的紀傳錄分史爲十二類，爲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僞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及簿錄。但這種分法，後代沿用的可說沒有。自隋書經籍志出，分史爲十三門，始成爲史目權威。十三門爲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及簿錄。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卽沿用他，僅改古史爲編年，霸史爲僞史，舊事爲故事，譜系爲譜牒，簿錄爲目錄，而內容盡同。至宋史藝文志雖亦分十三類，但其目已微有增損，如入起居注於編年，改雜傳爲傳記，僞史仍稱霸史，無雜史，而另增別史與史鈔。明史藝文志則合併節省爲十類，如併編年入正史，而無霸史及目錄二門。清代修四庫全書，於史目尤多推廣，茲詳列其目，每類各舉書名若干，及其著錄部數，以見當時分類的用意，和所存史書的數量。

正史類 所錄爲史記、漢書、三國志……等二十四史，並於每史後附錄注釋、補表、補

遺、辨誤、糾繆一類的書，凡三十七部。

編年類 所錄爲竹書紀年、漢紀、資治通鑑、靖康要錄……等三十八部。

紀事本末類 所錄爲通鑑紀事本末、蜀鑑、平定金川方略、釋史、滇考……等十九部。

別史類 所錄爲逸周書、東觀漢紀、路史、契丹國志……等二十部。

雜史類 所錄爲國語、戰國策、洛宮舊事、松漠紀聞……等二十二部。

詔令奏議類 所錄爲太祖高皇帝聖訓、大唐詔令、包孝肅奏議、名人經濟錄……等四十

一部。

傳記類 所錄爲孔子編年、晏子春秋、朱子年譜、古列女傳、明儒學案、吳船錄、入蜀記……等凡六十部。

史鈔類 所錄爲兩漢博聞、南史識小錄、北史識小錄……等四部。

載記類 所錄爲吳越春秋、華陽國志、南唐書、安南志略……等二十二部。

時令類 所錄僅歲時廣記及月令輯要二種。

地理類 所錄爲三輔黃圖、明一統志、新安志、水經注、洛陽伽藍記、荆楚歲時記、大

唐西域記……等一百四十四部。

職官類 所錄爲翰林志、玉堂雜記、詞林典故、官箴……等二十一部。

政書類 所錄爲通典、唐會要、文獻通考、大唐開元禮、荒政叢書、歷代兵志、唐律疏

義、營造法式……等五十六部。

目錄類、所錄爲崇文總目、子略、漢藝文志考證、集古錄、蘭亭考……等四十七部。
 史評類、所錄爲史通、三國雜事、史糾、御批通鑑綱目……等二十二部。

梁啓超在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裏，論過去的中國史學界，獨於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四體，詳述其進化軌迹，加以評騭；又把其他各體，分爲「供後人著史之原料者」及「製成局部的史籍者」二大類。這種分法，最爲合理而又最簡要。故本書所述，即以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四體爲主，而把其他的都省去。

【史學的派別】中國的有「史學」，始于唐人劉知幾，至宋而有鄭樵，至清而有章學誠，此三家赫然鼎立，始各有特別的建樹。此外則幾無所聞。現在將這三派學說大旨，綜述如左：

劉知幾的史學，完全見於他所著史通一書。知幾本名子元，官祕書監時，因與蕭至忠等爭論史事不合，故發憤而著史通。史通凡分內外二篇：內篇三十九篇，皆論史家體例，辯別是非；外篇十三篇，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他對於作史的主張，有與衆人不同者八點：一，史貴直書；二，應用當代方言；三，敘事尙簡；四，可以無表；五，天文、藝文可以不忘；六，篇幅不必命題；七，文人不宜作史；八，煩省不必拘泥。史通在唐時已佚去三篇，今存四十九篇。清浦起龍爲作通釋，頗多臆改；紀昀復刪去繁複，存削繁四卷。

鄭樵的學說，見於他所著通志總序及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通志凡二百卷，本爲通史體裁，有紀傳、年譜與略。後人獨取其二十略，列爲政書之一。他的白蓮道：「凡著書者

雖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他的自負真不淺。他對於作史的特見有四：一，詆斷代史而美通史；二，作史須成一家言；三，史可以有表有書；四，史可以有圖譜。他的通志的編法，完全依據他這四項見解。』

章學誠的學說，完全發表在他所著的文史通義裏。學誠以爲『六經皆史』，史外無文，故名所著爲文史通義。其書凡分內外篇六十一篇。他在書中述他作書的旨趣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作也。』他以爲史應分爲記注與撰述二類：記注就是現在所謂史料，故須『賅備無遺』；撰述是正式的著作，故須『決擇去取』。他對於舊體諸史，頗贊成紀事本末，譽之爲『真尙書之遺』，所以他的理想的史，以爲須『師尙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他的編法應是：『以尙書之義爲遷史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統名之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名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別，可無歧出互見之煩。……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以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爲繪圖以表明之。……』他又說：『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可惜圓通篇始

終未成，所以他的最完密的作史方法，吾人竟無從窺見了。

三家之外，尚有清人崔述，其所著考信錄一書，專重於辨別古代史事的真偽，亦卓然別成爲一派。但他別於「史學」「史識」「史法」「史意」之外，專力在「史料」方面，與上述三家絕然異趣，所以不在本節裏詳敘了。

第二節 紀傳

【紀傳是什麼】「紀傳」體的史，自隋書經籍志稱爲「正史」，與「編年」體的「古史」並列，歷代以來，相因不廢。但劉知幾却並舉「紀傳」「編年」爲「正史」。章學誠亦云：「『編年』之書，出于春秋，本『正史』也；乃班、馬之學盛，而史志著錄，皆不以『編年』爲『正史』，……於義實爲不安。」所以本書沿用「紀傳」舊稱，而不取「正史」名目。

在唐代以前，最通行的「紀傳」體史，爲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范曄的後漢書三種，其次爲陳壽的三國志，就是所謂「四史」。自唐以後，史目遞增，遂有所謂十史、十三史、十七史、十八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及二十四史等許多名目。唐代初年，以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及隋書爲十史。唐代中葉，復加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史，稱爲十三史。到了宋代，補入南史、北史二書；又易劉昫的唐書爲新唐書，易薛居正的舊五代史爲新五代史；成爲十七史。元代則加宋史，爲十

八史。明人更加入遼、金、元三史，成爲二十一史。清代又加入明史，稱爲二十二史。乾隆時，下詔令增劉昫的唐書爲二十三史。其後更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薛居正的五代史，與五代史記並存，是爲二十四史。自是以後，「正史」遂永定爲「紀傳」體史的專名，而「正史」的名目，亦爲這二十四部「紀傳」體史所專有了。

【史記】 史記的作者爲司馬遷。他字子長，西漢龍門人，是太史公司馬談的兒子。史記相傳是他繼承父志而作。他曾循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然後歸而爲書，故文章疏宕有奇氣。他又因白李陵之冤而遭腐刑，下蠶室，于獄中完成此書，故書中多慨憤意氣之語。

書的內容，作者在自序裏說：「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變通，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但其中十篇——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相傳有錄無書，至元帝、成帝時，褚少孫爲之補入。劉知幾則以爲十篇有缺佚而非全亡，褚少孫僅爲之補綴成稿，其中仍多司馬遷手筆。注者頗多，以宋裴駟的集解，唐司馬真的索隱，張守節的正義爲最著。宋刻併三家爲一本，尤見通行。

【漢書】 漢書爲東漢時元武司馬班固，續其父彪之志而作。固字孟堅，九歲能爲文，長

而傳貫載籍。明帝以爲郎，典校祕書。竇憲征匈奴兵敗，固爲中護軍，被累入獄，瘐死。

漢書凡一百卷，中含十二本紀，八年表，十志及七十列傳。起於高祖之世，終於王莽之誅，以二百三十九年之事，納於八十餘萬字之中。相傳固著漢書，卽瘐死，致此書頗見散亂。章帝時，下詔令固妹昭就東觀中校輯，續成其書。所以漢書中八表及天文志幾篇，都是班昭所補。是書爲斷代史的第一部，鄭樵斥爲浮華剽竊，而劉知幾又譽爲精練該密；價值高下，殊難斷定。今本作一百二十卷，因其中有若干篇析爲子卷——如五行志分爲五卷，其他或分上下二卷，或分上中下三卷——的緣故。唐顏師古爲之注，清王先謙更爲之補注，最通行於世。

【後漢書】後漢書的作者，爲南朝宋宣城太守范曄。他字慰宗，能文善書，曉音律。初爲尙書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作後漢書。累遷太子左衛將軍，益不滿，卒與孔熙先謀反被誅。

後漢書係刪取劉珍東觀記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華嶠、謝沉、袁山諸家的後漢書而成。其書僅有十帝紀、八十列傳，凡九十卷。以較前史，缺年表及書志兩種。今本作一百二十卷，也因其中有若干篇分爲子卷之故。唐高宗時，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格希元作註，現在所通行的卽爲此本。

【三國志】三國志的作者爲晉人陳壽。他字承祚，少好學，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入晉，除著作郎，巴西中正。三國志以魏爲正統，頗爲後世迂闊的理學家所譏評。

書凡六十五卷；魏志三十卷，分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志十五卷，爲十五列傳；吳志二十卷，爲二十列傳。書中無年表及書志，與後漢書同。到了南北朝時，宋文帝嫌其太略，便命國子博士裴松之爲之補註。松之乃博采衆說，分入各傳中，所引的書，多至五十餘種。其有訛謬乖違的地方，則出己意爲之辨正。材料的豐富，竟超過原書幾倍之多。

【晉書】 晉書的作者，在唐以前，有何法盛……等十八家。唐太宗以爲都不完善，遂於貞觀中下詔命房喬與褚遂良、許敬宗等再加撰次。諸人乃據臧榮緒的舊書，加以增損。其後，又命李清風、李義府、李延年……等十三人，分掌各種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參預其事的共二十一人，是爲史書衆修的開始。

全書有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及載記三十，凡一百三十卷。總記西晉共四帝，凡五十四年；東晉共十一帝，凡一百零二年。又以胡、羯、氐、羌、鮮卑等五族，割據中原，分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與夏、蜀等十六國。他的體例，較前史少年表而多載記一門。今通行本附有唐人何超的音義。

【南北朝諸史】 宋書爲梁文學家沈約所撰。南齊武帝永明元年，約奉詔修撰此書。至次年二月，全書告成。其材料均取徐爰舊作，惟徐作起於晉義熙之初，迄於宋武帝大明之末；永光以後至亡國時十餘年中之事，都爲沈約所補。全書有本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凡一百卷。據梁書沈約傳，則當有表，但今本中沒有，想已散佚。

南齊書的作者爲梁人蕭子顯。原書梁史及南史蕭子顯本傳均稱有六十卷，今僅存五十九

卷，爲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北宋時刻本尙載有進書表，今本亦佚去。又，今本文學傳無敘，州郡志及桂陽王傳均有闕文，實非完善之本。

梁書共五十六卷，凡分本紀六，列傳五十。唐貞觀三年，姚思廉奉詔與魏徵同撰。史通則謂「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憑其舊稿，加以新錄，述爲梁書五十六卷。」故今本二十六卷之後，均題有一「陳吏部尙書姚察」字樣。思廉撰此書，歷時在七載以上，用力可稱勤且篤了。

陳書的作者，亦爲姚思廉。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梁、陳二史，於是也依據他父親的舊稿，復加入新材料，始告成功。全書共三十六卷，計本紀六，列傳三十。其二三兩卷後，亦題「陳吏部尙書姚察」字樣，當亦爲察的原稿。其餘大概都出於思廉之手。

魏書爲北齊時尙書右僕射魏收所撰，原有本紀十二，志十，列傳九十二，凡一百十四卷。至宋時，其中有二十九篇，亡佚不全。今本分爲一百三十卷，爲宋人劉恕、范祖禹等所校定。此書黨齊毀魏，論述頗多不平，向有「穢史」之目。

北齊書爲唐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所撰，凡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共五十卷。百藥父德林，在北齊的時候，嘗著述「紀傳」。及唐太宗下詔令羣臣分修諸史，百藥乃續父志，輯成此書。自北宋以後，日見散佚。現在的通行本，其缺已經後人取北史補足，不是李書之舊了。

周書爲唐國子祭酒令狐德棻所撰。唐太宗貞觀中，分修梁、陳、齊、周、隋五史，其議卽發自德棻。德棻却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諸人同修。全書共五十卷

。凡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北宋時尙有全本。今本多殘闕，亦已經後人取北史補綴。

隋史亦爲唐代官修史的一種。唐貞觀三年，下詔命魏徵等修隋史，歷七年，成本紀、列傳凡五十五卷。其書志則由長孫無忌續撰。全書共八十五卷，凡本紀五，列傳五十，志三十。其中經籍一志，在目錄學上有極大的權威。

南史與北史，均爲唐崇文館學士李延壽所撰。南史共八十卷，分本紀十，列傳七十；自劉宋起，盡陳代爲止，凡一百七十年。北史共一百卷，分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自北魏起，盡隋代爲止，凡二百四十二年。然作者心力，似專致於北史；故南史多因仍四史舊文，而北史則敘事詳密，首尾典瞻。

【新舊唐書】唐書爲五代後晉時劉昫、張昭遠等奉勅所撰。全書凡二百卷，計帝紀二十，志三十，列傳一百五十，約一百九十萬言。自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此書便廢而不用。然其本流傳人間，歷代不絕。或因欲別於新唐書，故稱爲舊唐書。至清乾隆時，始取以與新唐書並列於二十四史中，成爲「正史」的一種。

新唐書爲北宋時歐陽修、宋祁等奉勅所撰，而監修的人爲曾公亮。書中列傳，皆題姓名；本紀、表志，皆題修名。宰相世系表的作者，宋史以爲呂夏卿，今亦題修名。與舊唐書的不同處，在於「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全書凡二百二十五卷，計本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約一百七十萬言。

【新舊五代史】五代史爲北宋時薛居正奉勅所撰。全書凡一百五十卷，計本紀六十一，

志十二，列傳七十七，無年表。自歐陽修五代史記出，學者乃不專治此書。及金章宗下詔祇准用五代史記，此書遂見廢棄。歷元、明至清，書漸湮沒。乾隆時，令諸臣就永樂大典各韻中輯出，爲之排纂，尙得十之八九；又考核宋人書中所引，加以摘錄，遂得依照原本卷數，勒成一編。今本稱舊五代史，蓋欲別於歐陽修五代史記稱新五代史的緣故。

新五代史是五代史記的異名，爲北宋時歐陽修所私撰。修在世時，珍藏於家，及修死，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刻印。書的體制，和他史微有不同。全書凡七十四卷，計有本紀十二，家人傳八，梁臣傳三，唐臣傳五，晉、漢、周臣傳各一，死節、死事、一行傳各一，唐六臣傳一，義兒、伶官、宦官傳各一，雜傳十九，司天考二，職方考一，世家十；又十國年譜一，四夷錄三。今通行本有注，爲徐無黨所作。

【宋遼金史】宋史爲元代中書右丞相脫脫——亦稱托克托——等所撰。全書共四百九十六卷，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實際執筆者爲歐陽圭齊、虞集、揭傒斯諸人；而脫脫、阿魯圖等僅爲總裁監修。

遼史的撰人亦爲脫脫。全書凡一百十五卷，計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末又附國語解一卷，合之共一百十六卷。所附國語解體例殊善，惜多訛舛。自清乾隆時與金、元二史的國語解均重爲改譯，於是始不失其真。

金史亦稱脫脫撰。全書凡一百三十五卷，計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末附金國語解一卷，乃清乾隆時所補。是卷多取材于劉祁的歸潛志及元好問的壬辰

雜志，故在同稱爲脫脫撰的三史中，號稱爲最良的一種。

【元史與明史】元史爲明初翰林學士亞中大夫宋濂等所撰。全書凡二百十卷，計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一稿，便下詔修元史，以宋濂及王禕爲總裁。自二月開局，八月而書成。但尙缺順帝一朝，乃命歐陽佑等往北平採集遺事。明年二月，重開史局，閱六月而全書告成。

明史爲清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所撰。全書凡三百三十二卷，計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又附目錄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清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別纂修明史，以張玉書、葉方藹二人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等諸人，先後爲總裁官。當時纂修者，都是博學能文、論古有識之士。其後張玉書任撰志書和年表，陳廷敬任撰本紀，王鴻緒任撰列傳。康熙五十三年，鴻緒的列傳稿成，但他人的稿均未成就。鴻緒又加纂輯，至雍正元年始脫稿。雍正復命張廷玉爲總裁，就鴻緒的原本，選詞臣再加訂正。直至乾隆初年，始得正式進呈。綜計前後，歷時六十年之久，才告成功。所以明史在二十四史中以「完善」見稱，並不是偶然的事。

鴻門之宴（節選項羽本紀）

史記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

、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招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一生斝，樊噲覆其盾於地，加斝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謝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擊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

，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如何？」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議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

死。

蘇建蘇武傳

漢書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廢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

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

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官扶輦下除，觸柱，折輦，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舡，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羸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歔血，且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

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賈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願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豈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疑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

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頡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王 粲 傳

三 國 志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襲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

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蔡在門，倒屣迎之。蔡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嘗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蔡貌而體弱，通脫不甚重也，表卒，蔡勸表子琰，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蔡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僑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萬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

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蔡恆典之。初，蔡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一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蔡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蔡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蔡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

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一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一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一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孤狀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一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瑒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瑒二十二年卒。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一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俱爲未及古人，自一

時之僞也。」

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瓌，瓌子貞，咸以文學顯。瓌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瑒子籍，才藻豔逸而側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第三節 編年

【編年是什麼】「編年」與「紀傳」的分別，焦竑以爲「編年」者，以事繫年，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繫事，詳一人之事跡，蓋本史遷。「編年」又稱「古史」，蓋欲別於「紀傳」的又稱爲「正史」。但劉知幾以爲「編年」「紀傳」都是「正史」；且「古史」的名稱，亦太廣泛，故本書採用「編年」的名字。

「編年」爲最古的史體，初時的文句大抵極簡，如晉人從汲冢所得的竹書紀年，可爲其代表。但現存最古的「編年」史，當推春秋。春秋乃孔子依據魯史而作，古代史官所用的體裁怎樣，可以從此書中窺見一斑。書中文句極其簡短，每條最長不過四十餘字，最短僅一字；每條紀事，又不相聯屬，故梁啓超稱爲「帳簿式的舊編年體」。

同爲「編年」一體，還可分爲歷代的「編年」和一代的「編年」二體；前者屬於「通史」，後者爲「斷代史」之流；前者始於竹書紀年，後者即始於漢紀，而以春秋爲其濫觴。

【紀年與通鑑】紀年原有十三篇，爲戰國時魏史官所記。晉太康二年，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家，得竹簡書數十車，紀年卽在其中。武帝詔付祕書校綴次第，寫以今文，始傳於世。書中所記，起自夏禹，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有夏啓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又言夏的年祚，較殷爲長。凡此種種，均與儒家舊說不相容，故其書歷經刪削，到宋代僅賸殘餘。今本乃宋以後人竄改，愈失其真。清朱右曾別輯汲冢紀年存真二卷，今人王國維因之，更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稍復本來面目。

除了紀年外，歷代的「編年」史，當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爲最先，且最著名。此書係續左傳，故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按年記載，一氣銜接，凡二百九十四卷。光於治平四年奉詔作書，元豐七年奏上，凡歷十九年而後畢。其採用的書，正史之外，雜史多至三百二十二種。其殘彙在洛陽的尙盈兩屋，故非掇拾殘賸者可比。參修的人，又皆爲通儒碩學。如漢及漢以前屬劉歆，三國至南北朝屬劉恕，唐及五代屬范祖禹，都能盡其所長。光門人劉安世嘗爲撰音義十卷，今已佚亡。南宋時注者紛紛，頗多瑣謬。元胡三省匯合衆注，訂僞補漏，爲作音注，歷三十年，稿經三失，始告成功。他又將司馬光自著的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散入各本文之下。考異之作，本在參考各書同異，說明去取的原意，以祛後人的疑惑；其書本爲單行，自後遂合而爲一。三省又著釋文辨誤十二卷，以正史紹通鑑釋

文之誤，附刊於全書之後。光又有稽古錄二十卷，所紀上起伏義，下至英宗治平之末，較通鑑爲完備，最便於初學的檢閱。

同時有劉恕作通鑑外紀十卷，計包羲以來紀一卷，夏紀、商紀共一卷，周紀八卷；終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與資治通鑑相接。此外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敘北宋一祖八宗事跡。劉時舉更續書作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起高宗，訖寧宗嘉定十七年。明薛應旂作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清徐乾學作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畢沅作續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卷，都是直接上續光書。但畢沅書最爲完備，所以最爲通行，而其他諸書皆廢。

【前後漢紀】春秋雖記魯國的史事，然原書係經而非史，故言一代的「編年」的開始，當推漢紀。漢獻帝以漢書繁博難讀，詔荀悅爲之刪訂，悅乃撰成漢紀三十卷。他自述云：「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舉凡，存其大體，以副本書。」又稱：「省約易習，無妨本書。」他的動機，本在於節鈔舊書。但結構既新，遂成爲創作。是書出後，學者稱便。

自後仿作的遂很多。著名的有張璠及袁宏的後漢紀各三十卷，孫盛的魏氏春秋二十卷，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四十七卷，干寶的晉紀二十三卷，徐廣的晉紀四十五卷，裴子野的宋略二十卷，吳均的齊春秋三十卷，何之元的梁典三十卷……等。然除袁宏的後漢紀外，皆不傳於世。清陳鶴有明紀六十卷，亦爲一代的「編年」，今尙流傳。

赤壁之戰

資治通鑑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路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備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

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開廓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英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

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於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注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第四節 紀事本末

【紀事本末是什麼】「紀事本末」與「紀傳」「編年」的不同，在於「紀傳」以「人」爲主，「編年」以「時」爲主，而「紀事本末」則以「事」爲主。「紀事本末」的創始人爲宋袁樞，作有通鑑紀事本末。考袁樞本意，不過欲省翻檢之勞，爲自己研究謀一方便，故鈔輯通鑑，以事爲起訖，將千三百六十餘年之書，約之爲二百三十九事，不意書成而成爲一新體。梁啓超以爲「善鈔者可以成創作，苟悅漢紀而後，又見之於宋袁樞之通鑑紀事本末。」其言甚確。

【通鑑紀事本末】通鑑紀事本末凡四十二卷，作者袁樞，爲宋之建安人。樞依司馬光資治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爲首尾；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征淮南。宋孝宗見而嘉嘆，以賜東宮及江上諸帥。但全書所述，僅限於政事，關於社會其他部分的事項，尙付闕如。因爲作者本以鈔通鑑爲主，所述不容出通鑑以外，故亦無怪其然。

較後，有楊仲良的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帙繁重，仲良乃另爲分門別類，編成此書。每類之中，仍以編年紀事。計太祖七卷，太宗七卷，真宗十四卷，仁宗二十四卷，英宗四卷，神宗三十四卷，哲宗二十六卷，徽宗二十八卷，欽宗六卷；共一百五十卷。每朝各有事目，目中復有子目，北宋百七十年中政制的沿革興廢，粲然具備。且李燾原書，今本已佚去徽欽二朝，賴此得以考見他的大概。仲良此作，宋、元、明三代的史志及諸家目錄，均不見著錄，清代編四庫全書時亦未見。阮元得鈔本進呈，爲作提要，

始顯於世。

【宋元明史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乃明人陳邦瞻所作。起先有禮部侍郎馮琦，欲仿通鑑紀事本末的例，論次宋代事跡，分類排纂，以續袁樞的書，未成而沒。御史劉曰梧得他的遺稿，因命邦瞻增訂成書。全書十之三爲琦原作，十之七爲邦瞻所增，自太祖代周，至文、謝之死，分一百九目。書中紀事，兼及遼、金，故四庫全書以爲：『當稱宋遼金三史紀事，方於體例無乖。』

邦瞻又著元史紀事本末，凡四卷，列目二十有七。其中律令之定一條，爲臧懋修所增。是書根據，不出元史與續綱目二書；又於元、明間事，以爲應入明史，故遠不及宋史紀事本末的賅博。

明史紀事本末爲清人谷應泰所撰，凡八十卷，每卷一目。此書成時，明史尙未判定，故取材多從野史。相傳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作石匱藏書；應泰撰此書，乃以五百金購求其稿，岱慨然允。應泰此書，如與取材僅囿于正史的他書相較，實有天壤之別。

【其他紀事本末諸作】此外以紀事本末爲書名的，尙有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五十四卷，楊陸榮的三藩紀事本末四卷，張鑑的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紀事本末五十二卷。此五書，與前述四種紀事本末合稱九種紀事本末，頗行於世。

此外尙有不名爲紀事本末，而其書在紀事本末一類書中占有極高的位置的，爲馬驥的釋史。此書纂錄開闢至秦末的事，首爲世系圖、年表，不入卷數，次太古十卷，次三代二

十卷，春秋七十卷，戰國五十卷，別錄十卷；凡一百六十卷。每事各立標題，詳其始末。其事跡皆引古籍，先後排比；相類的事，別隨文附注；或有異同譌舛，則爲疏通辨證。故與他書僅僅排纂年月，鎔鑄成篇者，迥不相同。

平蜀盜

明史紀事本末

武宗正德三年冬十月，四川保寧賊藍廷瑞，鄆本恕起漢中，攻陷郡縣。起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初，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命，遂與其黨惑愚民倡亂。時保寧賊劉烈亦聚衆作亂，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四年十二月，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鄆本恕自稱括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合衆十萬，入寇湖廣、鄖陽等處。已而聞巡撫林俊督兵捕勦，因流侵他境。

劉烈等復還至四川。初，烈等四出剽掠，侵陝西、漢中，勢頗猖獗。至是，復還。敕巡撫都御史林俊相機勦賊。未幾，劉烈爲亂兵所殺，餘黨廖麻子、喻思俸復熾。

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尙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督川、陝、湖廣、河南四省軍務，征勦四川等處流賊。

夏四月，藍廷瑞、廖惠等破通江縣。林俊遣官兵及調羅猶、石柱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藍廷瑞奔紅口，與鄆本恕合兵，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六年春正月朔，江津賊曹甫自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都御史林俊聞

報馳赴。乘元日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銜枚往圍燒之，賊奔潰，又於山坪沃子岸等處連戰敗之，抵賊營，殺曹甫等，先後擒斬三千餘人，收回被掠男婦七百餘口，獲馬贏器仗無算。

五月，鄆本恕、藍廷瑞等縱掠蓬、劍二州。命總制尙書洪鐘同巡撫林俊、總兵楊宏相機勦捕，以靖地方。復敕巡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章興同洪鐘、林俊會勦劇賊藍廷瑞、鄆本恕。

六月，洪鐘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不得速進。藍廷瑞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鐘。乃會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鐘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熒斗壩。賊見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鐘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鐘等俱許之。鄆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壩劫掠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戍之，不得間，賊窘甚，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嫁與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結歡世麟。世麟自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鐘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家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送大潰，四出奔逸山谷。鐘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老弱兵仗贏馬甚衆。未盡者，許自首撫之。惟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

加鐘太子太保，俊章陞賚有差。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鬍子、麻六兒等擁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賊首三十餘人僞稱評士等名。貴州兵賊之於思南，播州兵賊之於三跳等處，先後擒斬三千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

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諸處，擺爛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會百戶柳方等陣沒，官軍却。賊遂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敘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高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率兵由江津進；夾攻之。

九月，賊攻江津。會石柱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林俊、李鉞、曹恕督西陽、播州、石碓等兵三道迎擊之，賊敗。進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乘高下石，不得進。賊復擁衆時出衝擊，李鉞幾不免，賴從吏何士昂等力戰得解。林俊見賊勢猶盛，遣降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方四僞令其黨李廷茂出降，竟不出。高崇熙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人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撫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聽其自散去，乃從。翼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壩、小壩、月壩關竝進，直衝高粱，賊不能支。六面皆合，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崖填壑數里，奪獲馬贏四千五百有奇，士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

賊見官兵少，還擊，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方四妻妾復逸去。遂率餘賊二千餘人遁入思南境內。

巡撫右副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各邊征剿。必以其弟姪私人密名兵籍，冒功陞賞，俊一切拒絕，權倖惡之，又與洪鐘義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即允之，臺諫疏留，不報。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賊復熾。內江、蒙慶之境騷然。踰年不能定矣。

命巡撫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方四、廖麻子、麻六兒等。

七年二月，江津賊方四等自去年正月奔貴州，八月復聚。至是，劫掠南川等縣，高崇熙連戰敗走之。

閏五月，方四自四川破綦江，僉事馬吳敗之，奔婺川，衆遂散。乃變姓名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送於官。

十一月，漢中賊廖麻子、喻思俸，內江賊駱松祥，崇慶賊范藻等分劫州縣，衆號二十萬。洪鐘分勦不暇給。御史王綸劾鐘縱寇殃民，罷職。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征之。

八年二月，巡撫四川右都御史高崇熙以盜賊不盡滅，逮下獄。以右僉都御史馬吳巡撫四川。

夏四月，彭澤率苗兵攻漢中劇賊廖麻子，破之。衆遞竄山寨，多伏匿箐棘中，澤分兵搃

出入，奪水道渡，開二面縱賊，夾誅之且盡。廖有異術，能隱形。事急，跳身遁，購之，卒不獲。因移兵內江討松祥，平之。

九年春正月，彭澤率兵討崇慶劇賊范藻等，平之。四川羣盜悉定。加總制軍務彭澤爲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源爲左都督。

第五節 政書

【政書是什麼】「政書」一門，隋書經籍志分爲「舊事」「儀注」「刑法」三類，遂爲後代的多數目錄學家所依據。「舊事」或稱故事，亦作「典故」；「儀注」或作「禮法」；「刑法」亦作「政刑」，亦稱「法令」，僅名稱上略有不同。清代編四庫全書，始據錢溥祕閣書目，合併爲「政書」一門，成爲四種重要史體之一。

「政書」專記文物制度，係導源於「紀傳」體的書志一門。然「紀傳」體大部爲「斷代史」，故所敘書志，如欲追敘來源於前代，則有犯體制；不敘則又源委不明，往往捉襟見肘，不能盡善盡美。於是令人感到有統括史志，別成專書的必要。唐人杜佑的通典，便是應這要求的第一部創作。

【通典】通典凡二百卷，分爲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及邊防八門，每門又各分子目。門目的次序的先後，據他的自序裏說：「既富而教，故先食貨；行教化在設官，任官在審才，審才在精選舉，故選舉、職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興禮樂，故次禮

次樂；教化墮則用刑罰，故次兵刑；設州郡分領，故次州郡；而終以邊防。『』是很有意義的。所載上始黃、虞，訖於唐之天寶；肅、代以後，或有沿革，亦附載注中。

此書雖名為杜佑創作，實在也有藍本。在他之先，有劉秩這個人，嘗仿周官體制，摭拾百家舊籍，分門排比，作政典三十五卷。佑以為猶未詳備，因補其所缺，增益新目，遂另成這部巨著。此書雖以創作推尊，然疏漏實多，而體制亦不如宋人鄭樵通志的可取。

【通志】通志亦二百卷，他的體裁，和通典不同，爲『通史』體。梁武帝嘗勅吳均等續史記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上自漢代的太初，下終齊代，其書不久即散佚。鄭樵繼爲此書，凡成帝紀十八卷，皇后列傳二卷，年譜四卷，略五十一卷，列傳一百二十五卷。其中紀、傳二體，大抵刪錄諸史，稍有移掇，爲例不純；年譜仿史記諸表的例，惟間以大封拜、大政事錯雜其中，亦繁漏無定；後人謂其『終是向司馬遷圈中討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評隲頗確。

至作者平生精力所萃，全在書中二十略。二十略之目，爲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及草木昆蟲。其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及草木昆蟲五略，都爲舊史書志所無。凡讀通志的人，都注意他的二十略而不及其他，故書目答問也把他列入『政書』門中，現代學者也都以『政書』目之。二十略明代已有單刻本，可見古今人的眼光大致相近。

【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爲元人馬端臨所撰。全書凡三百四十八卷，計田賦考七卷，錢幣

考二卷，戶口考二卷，職役考二卷，征權考六卷，市糴考二卷，土貢考一卷，國用考五卷，選舉考十二卷，學校考七卷，職官考二十一卷，郊社考二十三卷，宗廟考十五卷，王禮考二十二卷，樂考二十一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經籍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緯考十七卷，物異考二十卷，輿地考九卷及四裔考二十五卷。此書以杜佑的通典做藍本，所以田賦……等十九考，皆依通典而重加離析；惟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考，則廣通典所未及。

章學誠評他「無別識，無通裁」，因為他不是創作的原故。然其體制雖不及通典的簡嚴，而詳贍則遠過於通典；所以他得與通典、通志並列爲三通，到現在仍相沿不廢。

【三通的續書】通典在三通中成書較前，故宋人已有續作。宋史藝文志有宋白續通典二十卷，係咸平中奉詔所作；起唐至德初，止周顯德末，凡二百餘年。其書今已亡佚。乾隆時，勅諸臣撰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起唐肅宗至德元年，終明崇禎末年；又勅撰皇朝通考一百卷，體制均依杜佑原書。同時又勅撰續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亦止於明末，其中列傳一門，較鄭樵原書，略有訂增；皇朝通志二百卷，省紀、傳、年譜不作，僅爲二十略，爲純粹的「政書」。

文獻通考的續作，先有明人王圻的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其書今猶存。清高宗以其「體例糅雜，顛舛叢生」，勅命羣臣重撰，書成而王圻書幾廢。勅撰的續文獻通考凡二百五十二卷，分門一依馬端臨原書，間取王圻所作，然所存不及十一。同時又勅撰皇朝文獻通考

二百六十六卷，分門初亦依馬氏原目，嗣增羣廟、羣祀二門，故爲二十六目。這二書與馬端臨原作合稱三通考。

上述三通、續三通及皇朝三通，總稱爲九通。研究的人或嫌其卷帙過繁，互多重複，乃有三通考詳節、文獻通考節要、九通通、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等節本行世；但刪節適當的可稱沒有。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

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于理亂興衰，而略于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之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程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

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于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弘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篇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于稅法之中也。乃若敍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敍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敍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敍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歲蓋嘗有志于綴緝，顧百憂熏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

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蓋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四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糶，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業，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記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著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車之愧，庶有志于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共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于官。民仰給于官者也，故受田于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于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敵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于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于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

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圖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

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于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時，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

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同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捍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興立者民也。光嶽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慙；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

摩缺接，三屏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

作戶口考第三：敍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縻，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

作職役考第四：敍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差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有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

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

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作征權考第五：首敍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而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買居貨待賈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

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于經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

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

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

，故財賈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

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層層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于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

至于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有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

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度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梏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途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

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法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尊之則爲師，鈞是人也。

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 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下略）

習題二

1. 史官和史書的關係怎樣？
2. 梁啓超把中國歷史分爲那幾類？
3. 中國著名史學家有那幾人？
4. 通常所稱四史、十七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是指那幾部書？
5. 漢書爲何人所作？他和史記有什麼不同？
6. 今本後漢書是否全爲范曄所作？
7. 三國志的作者爲誰？內容若何？
8. 二十四史中那幾種史是重複的？
9. 編年史與紀傳史有什麼不同？
10. 竹書紀年的來歷和內容怎樣？
11. 資治通鑑是什麼體裁？
12. 荀悅作漢紀的動機怎樣？
13. 紀事本末與編年、紀傳有什麼不同？
14. 紀事本末體是誰所創？
15. 通鑑紀事本末的體裁怎樣？

- 16 元史紀事本末爲什麼不錄元明間事？
- 17 明史紀事本末與他種紀事本末有什麼不同？
- 18 「政書」爲什麼從「正史」中獨立出來？
- 19 通志既爲紀傳體通史，爲什麼列入政書類？
- 20 九通、三通、三通考是什麼書？

第四章 文學

第一節 總論

【文與文學】在中國的古書裏，「文」與「文學」的意義全不相同。「文」字的意義有三：一爲紋畫的「文」，如說文解字：「文，錯畫也。」禮記：「被髮文身。」周禮：「畫繪之事，青與赤爲之文。」二爲軫飾的「文」，如論語：「文質彬彬。」廣雅：「文，飾也。」左傳：「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三爲文字的「文」，如孟子：「不以文害辭。」說文解字序：「依類像形謂之文。」左傳：「有文在其手。」

至于「文學」二字的意義，既與「文」字不同，也和近世所謂「文學」不相合。古書上的「文學」二字的意義有三：一爲學科的名稱，如論語：「文學：子游、子夏。」二爲研究「文學」的人的名稱，如韓非子：「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三爲官吏的名稱，如蒙恬做典獄官，史稱「典獄文學」。

那麼「文」究竟是什麼呢？也就是「文學」究竟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人各不同，實難確定。但比較最得當的說法，要推今人胡適在他的什麼是文學一文裏所說，「文學是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學」。」

【文學的起源】文學的起源爲詩歌，而詩歌實產生於文字之先。詩歌是怎樣發生的呢？人類是最富於想像和感情的高等動物，當在太古時代，他們剛從原人進化而爲純粹的人類，應付環境，漸由用手而趨於用腦，於是漸漸有了靈敏的感覺。他們受到大自然的種種賜予，不免歡喜而感激，便不期然而然的發出一種讚嘆歌慕的聲音，自然而和諧，流利而清亮，不但傾瀉自己的快感，還可以感動他人，促成同樣的快樂。這樣，詩歌便發生了。

文學在起源的時候，內容是十分簡單的。後來又利用他們的想像力，創造了種種美妙的意境。他們感到大自然種種作用的神祕而不可測，遂憑他們的想像力，創造了許多事物起源說，以滿足他們求知的欲望。好像盤古氏開天闢地；共工氏頭觸不周山，以致天傾西北，地陷東南；……都是爲了要解答他們對於天地怎樣起原，西北何以有高原，東南何以有海的懷疑，而用想像力創造出來的答案。自是以後，文學的內容，就逐漸豐富了。

【文學的分類】要明白文學的分類，先要知道四部中「集部」的源流，以及文選家所稱爲「文」的究竟有那幾種體裁。

「集」字有「會聚」或「雜合」的意思。所以稱爲「別集」，大抵因爲某一家著作中所輯的文章，是雜集各種學術或各種文體而成。所以「經」「子」「史」都專守一家學說，「集部」則反是。屬於「集部」的書籍，漢書藝文志列入詩賦略，荀勗中經簿列入丁部，王儉七志列入文翰志，阮孝緒七錄卽稱爲文集錄。自隋書經籍志正式以經、史、子、集分部，又把「集部」分爲「楚辭」「別集」及「總集」三類；四庫全書更增「詩文評」及「詞曲」兩

類，至今相沿不廢。

漢志的詩賦略，分爲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雜賦、詩歌五類。在後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史文士諸傳中，稱他的著作，往往說他著有「詩」「賦」「論」「議」「書」「記」「碑」「箴」「頌」「銘」「誄」……等若干篇。至文心雕龍則分「文」爲二十類，爲：「論」「說」「說」「辭」「序」「詔」「策」「章」「奏」「賦」「頌」「歌」「贊」「銘」「誄」「箴」「祝」「記」「傳」「銘」及「檄」。蕭統文選分詩文爲三十七類；明吳訥文章辨體分爲五十類。清姚鼐輯古文辭類纂，分文章爲十三類，爲「論辨」「序跋」「奏議」「詔令」「書說」「贈序」•「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哀祭」及「辭賦」。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則分爲三門十一類：一爲著述門，分爲「論著」「詞賦」「序跋」三類。一爲告語門，分爲「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四類。一爲記載門，分爲「傳誌」「敘記」「典志」「雜記」四類。吳曾祺編涵芬樓今古文鈔，依姚鼐所分十三類，每類復分細目，共有二百十三目。張相輯古今文綜，分爲十二類，三十六綱，四百五十五目；十二類爲：「論著」「序錄」「書牘」「贈序」「碑文」「墓銘」「傳狀」「志記」「詔令」「表奏」「辭賦」及「雜史」。

照上面所舉的種種看來，他們都僅以詩、文、詞、賦爲文學。在現在文學家所視爲站在文學正宗地位的「小說」與「戲曲」，從未被列爲「文學」的一目。「小說」自漢志起，向列入「諸子」中；且所謂「小說」，亦僅限於瑣語、雜記一類，宋人的「平話」及明、清的

「通俗演義」，却並不列入。至「戲曲」一目，爲後來所產生，僅有不滿千年的歷史，當然尤不爲人所重視了。

第二節 詩歌

【詩歌是什麼】「詩歌」爲最初的文學，原以誦與詠爲主，所以班固說：「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但最初的「詩歌」僅爲「謠諺」，擊壤歌——這是一首現存的最古的詩——南風歌、卿雲歌一類的古歌，和後代所稱詩歌，全然異致。詩經中的「國風」，爲集古歌謠的大成，所以他的作風，亦與後代詩歌不盡相同。總之，詩歌的起源爲謠諺；詩歌的正式成立，却自所謂古體詩始。

凡稱詩歌，必須備具四個重要條件：一爲句數有定限；二爲一句的字數整齊；三爲句中各字平仄調和；四爲句尾押韻。具有這四個條件的，始於古體詩，而完成於近體詩。古體詩又有古詩、樂府之分；近體詩亦有律詩、絕句之別。漢、魏、六朝的詩歌均爲古體詩。自唐代近體詩興，自後作者，往往各體都能寫作。

【五言古詩與樂府詩】漢、魏、六朝時，盛行五言古詩與樂府詩。古詩與樂府的分別：僅在前者不曾入樂，作於文人；後者嘗付之絃管，多來自民間。樂府始於漢初唐山夫人作房中樂；迨武帝立樂府，廣收各地民歌，命李延年譜爲新聲，於是樂府大興。古詩十九首爲最佳最早的五古詩，但作者姓名都佚亡。漢末的著名詩人，當推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曹氏父

子爲操與丕、植；操詩以慷慨勝，爲三人之最。建安七子爲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及劉楨，都是爲曹氏吸引於鄴下的名士。

西晉詩人，有一竹林七賢，爲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山濤，以阮籍、嵇康爲中心。又有所謂二陸三張二潘一左：二陸爲陸機與陸雲；三張爲張華、張載與張協；二潘爲潘岳與潘尼；一左爲左思。東晉著名詩人，有劉琨與郭璞；琨作忼慷悲壯，璞作自然超逸。王羲之、獻之父子的詩，以風流蘊藉見重。到了陶淵明出來，東晉詩壇，頓時爲之光芒萬丈。他不但做了許多思想高超、感情豐富的古詩，而且也有飄逸高超的賦辭與散文。他的桃花源記與五柳先生傳，被推爲後代短篇小說之祖。

南北朝詩，日趨於雕琢形式，逐漸格律化。自沈約創四聲、八病之說以後，詩體尤其加速的由古詩轉變爲近體詩了。宋詩人有謝靈運、顏延年及鮑照，人稱爲「謝、顏、鮑」，所作都是山水的清音。齊詩人除沈約外，有謝朓，好作古詩，李白曾爲之傾倒。梁代蕭衍父子，都愛作樂府，臣下有江淹、何遜。陳時大詩人，首推徐陵、庾信與王褒；後主好作艷曲，尤以樂府爲多。

【詩歌的黃金時代】唐代爲詩歌的黃金時代，空前絕後的大詩人杜甫、李白都生在這個時代。據全唐詩所錄，作者共有二千二百餘人，數量近五萬首。律詩和絕句，均定體於此時。而唐詩的佳者，各體皆備，但總以近體詩爲最。

唐詩可分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時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一百年間爲

初唐。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號稱『四傑』。沈佺期、宋之問號稱『沈、宋』，律詩到他們始告成功。盛唐爲由開元初至代宗大歷初，凡五十餘年。杜甫與李白均在此時馳騁一時，各異所長，時稱『李、杜』。甫詩沈鬱頓挫，政治及社會的描寫都極悲壯微妙；白詩縹渺神逸，而浪漫色彩很是濃厚。王維、李頎、高適、岑參，時稱『四子』。維、適、參又與孟浩然並稱『王、孟、高、岑』。又崔顥、王灣、常建、賈至、儲光羲、王之渙、王昌齡，均擅名在這個時代。中唐爲由大歷初，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盧綸、吉中甫、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時稱『大歷十才子』。元稹與白居易，時稱『元、白』，號他們的詩體爲『元、白體』。他們二人詩的特點，一是文字的通俗，二是內容的充實。韋應物與劉長卿號稱『韋、劉』。柳宗元與韓愈以古文家而兼有詩名，號稱『韓、柳』。孟郊與賈島詩，被稱爲『郊寒島瘦』。李賀詩被稱爲有『鬼才』。晚唐爲文宗開成初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這時的詩已傾向於香艷綺麗。著名的作家有李商隱、杜牧、溫庭筠，時稱『溫、李、杜』；商隱與牧，亦稱『李、杜』。皮日休與陸龜蒙並稱『皮、陸』。其他有韓渥、羅隱、許渾、司空圖、韋莊等。

【宋及宋以後詩】 宋詩初期多模仿唐人，後始獨立成家。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學李商隱詩格，號爲『西崑體』。林逋、魏野、潘閔等學杜牧詩，號爲『晚唐體』。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則學韓愈詩。蘇軾詩才氣縱橫，與陸游詩並稱『蘇、陸』。又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庭堅詩後爲江西詩派所宗，他與秦觀、晁補之、張耒號爲『蘇門四傑』；又與

同時陳后山並稱『黃、陳』。四傑與陳后山、李薦又稱『蘇門六君子』。陸游詩悲壯沉厚，多至萬餘首。與楊萬里、范成大並稱『南宋三大家』；或增尤袤，稱爲『四大家』。其後有永嘉人徐靈暉、徐靈淵、翁靈舒、趙靈秀，號爲『四靈詩派』，作風以平易勝人。

金詩人可以元遺山爲代表。元詩人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號爲『四大家』，但不如楊維禎之以樂府擅名。明詩人特多，但多互相標榜。真配稱爲詩人的，初有高啓及袁凱，中有唐寅與徐禎卿，末僅有陳子龍一人。

清初詩人，當推吳偉業與錢謙益，他們與龔鼎孳號稱『江左三大家』。施閏章與宋琬，號稱『南施北宋』。其後有王士禎倡『神韻』之說，與兄士祿、士祐號『三王』。與士禎齊名的有朱彝尊。與『神韻』說反對的，有袁枚的『性靈』說，沈德潛的『格律』說，翁方綱的『肌理』說。袁枚主張詩是詩人性情的表現，與蔣士銓、趙翼，亦稱『江左三大家』。又有舒位、王曇、孫源湘，號稱『三君』。同治、光緒間，范當世、陳三立等競學宋詩，號爲『同、光派』。舊體詩到這時候，已成強弩之末了。

古詩十九首

佚名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倚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

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帻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蟻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轍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鸝，奮翅起高飛。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阿。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

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常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

去者日已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罕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

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盼矚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陌上桑

樂府詩集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擘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

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年幾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

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
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晳，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歸園田居五首（錄前三首）

陶淵明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桃源行

王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民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

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過故人莊

孟浩然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長干行

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

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滸灘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送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

南邨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漂漂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琵琶行並序

白居易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斂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

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弦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姊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年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

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啾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秦婦吟

韋莊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路旁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鳳側鸞歛鬢脚斜，紅攢黛斂眉心折。借問女郎何處來？含嚔欲語聲先咽。迴頭斂袂謝行人：『喪亂漂淪何堪說。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君能爲妾解金鞍，妾亦與君停玉趾。』

前年庚子臘月五，正閉金籠教鸚鵡。斜開鸞鏡懶梳頭，閒雕欄慵不語。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插金鼓。居人走出半倉惶，朝士歸來尙疑誤。是時西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爲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癡似醉。適逢系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

扶羸攜幼競相呼，上屋緣牆不知次。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北鄰諸婦競相湊，戶外崩騰如走獸。轟轟崐崐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煙烘爛。日輪西下寒光白，上帝無言空脈脈。陰雲暈氣若重圍，官者流星如血色。紫氣潛隨帝

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折。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動地。舞伎歌姬盡暗損，嬰兒稚女皆生棄。

『東鄰有女眉新畫，傾國傾城不知價。長戈擁得上戎車，迴首香閨淚盈把。旋抽金線學縫旗，纔上雕鞍教走馬。有時上馬見良人，不敢迴眸空淚下。』

『西鄰有女真仙子，一寸橫波剪秋水。粧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一夫跳躍上金階，斜袒半肩欲相恥。牽衣不肯出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

『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琉璃階上不聞行，翡翠簾間空見影。忽看庭際刀刀鳴，身首支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同入井。』

『北鄰少婦行相促，旋折雲鬟拭眉綠。已聞擊托壤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須臾四面火光來，欲下迴梯梯又摧。煙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尸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久迴顧。旅梳蟬鬢逐軍行，強展娥眉出門去。舊里從茲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

『一從陷賊經三載，終日驚憂心膽碎。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鴛幃縱入豈成歡，寶貨雖多非所愛。蓬頭垢面猶眉赤，幾轉橫波看不得。衣裳顛倒言語異，面上誇功雕作字。柏臺多士盡狐精，蘭省諸郎皆鼠魅。還將短髮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爲兩史。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喧呼來酒市。』

『一朝五鼓人驚起，叫嘯喧爭如竊議。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赤水去城一

百里，朝若來兮暮應至。兇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失喜。皆言冤憤此時銷，必謂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馬傳聲急，又道全軍前陣入。大彭小彭相顧憂，二郎四郎抱鞍泣。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啣壁。簸旗掉劍却來歸，又道官軍悉敗績。

「四面從茲多厄束，一斗黃金一升粟。尙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割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六軍門外倚殭屍，七架營中填餓殍。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採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荆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來時曉出城東陌，城外風煙如塞色。路傍時見遊弈車，坡下寂無迎送客。霸陵東望曉煙絕，樹鎖驪山金翠滅。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牆匡月。明朝曉至三峯路，百萬人家無一戶。破落田園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

「路傍試問金天神：金天無語愁於人。廟前古柏有殘枿，殿上金爐生暗塵。」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呪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閒日徒歎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慙拙爲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魘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妾聞此語愁更愁，天遣時災非自由。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侯。」

「前年又出楊震關，舉頭雲際見荆山。如從地府到人間，頓覺時濤天地閒。陝州主帥忠

且貞，不動干戈唯守城。蒲津主帥能戢兵，千里晏然無戈聲。朝攜寶貨無人問，夜插金釵唯獨行。

『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蒼蒼面帶苦綠色，隱隱身藏蓬荻中。』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蹙起欲陳詞，却坐支頤仰天哭：』鄉園本貫東畿縣，歲歲耕桑臨近甸。歲種良田二百壥，年輸戶稅三十萬。小姑慣織褐繩袍；中婦能炊紅黍飯。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捲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朝飢山草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妾聞此父傷心語，竟日闌干淚如雨。出門唯見亂鳥鳴，更欲東奔何處所。乃聞津路舟車絕，又道彭門自相煞。野色徒銷戰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

『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自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誅鋤竊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城壕固護教金湯，賦稅如雲送軍壘。奈何四海盡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避難徒爲闕下人，懷安却羨江南鬼。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

第三節 賦

【賦是什麼】『賦』本是一種詩體，周官太師教六詩。『賦』卽爲其一。所以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詩』的分別，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

賦」。由此可見詩可以歌，賦則僅可以誦。至「賦」字的本義，正如釋名所云：「賦一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後世稱作詩爲「賦詩」，尤可見「詩」「賦」關係的密切。

「賦」來源於楚辭，盛行於兩漢六朝，歷隋、唐而衰。以「賦」的演變來分，有「古賦」「駢賦」「律賦」「文賦」等的分別。古賦盛於漢代，雖麗而淫，尙不失古意；駢賦盛於六朝，重辭采而失情感；律賦盛於唐，以平仄諧和，對偶巧妙爲工，置辭與情於不顧；文賦盛於宋，以散文之法作賦，專尙說理，不拘字句格律。總之，賦自當以楚辭爲準則，自漢以後，愈趨愈下，而走向於衰微之路。

【楚辭】楚辭是一部賦集的名稱，爲劉向所定，作者有屈原、宋玉、景差等。黃伯思以爲：「屈、宋之文，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所以楚辭可以說是楚國的文學。

楚國有文學，始於戰國時的屈原。原的著作，漢志著錄二十五篇，今所傳僅有離騷、九歌、九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等篇。離騷全篇，以十四節四十七章組成，所寫都爲「離別之憂愁」。九歌十一篇，以楚國固有的樂章潤色而成。天問一篇，乃作者在楚國先王廟中題壁的文字，其中殊多今人不可解的神話。九章九篇，作於放逐之後，故其中哀郢、懷沙二篇，尤見沉痛。遠遊一篇，多出世思想。招魂題屈原作；或以爲宋玉作，以招屈原之魂，未知孰是？卜居、漁父各一篇，因文中作者自設問答的口氣，故或以爲後人追記之作。

在楚辭中，尙有九辯九篇，爲宋玉所作。大招一篇，景差作；或亦作屈原作。王逸本更

附錄漢人擬騷的作品，故今本楚辭，有賈誼的惜誓一篇，淮南小山招隱士一篇，東方朔七篇，嚴忌哀時命一篇，王褒九懷九篇，劉向九歎九篇及王逸九思九篇。

【賦的黃金時代】漢代爲賦的黃金時代，不過是就數量而說。其實漢賦已失去自然的情致，以鋪張雕飾爲貴，雖有幾分古賦氣息，比六朝爲勝，但總較楚辭爲退化。因爲賦在漢代，是人主萬幾之暇的消遣物，與俳優一樣，所以多務諂媚誇張。成帝時進御之賦有千餘首，量雖可驚，實質已不可知。

漢初作者，有陸賈與賈誼；較後，有枚乘。武帝愛重楚辭，尤禮待賦家。其時有司馬相如作賦二十九篇，東方朔作賦若干篇，嚴忌作賦二十四篇，忌族子助作賦三十五篇，劉安作賦八十二篇，吾丘壽王作賦十五篇，司馬遷作賦八篇，朱買臣作賦三篇，枚皋作賦百二十篇。武帝後著名的賦家，有：劉向作賦三十三篇，王褒作賦十六篇，揚雄作賦十二篇；同時又有崔駰與馮衍，亦以能賦名。

東漢時，班固以作兩都賦著；張衡傑作，有西京賦、東京賦、南都賦等；李尤著有函谷關等賦；馬融以作笛賦著；禰衡的傑作爲鸚鵡賦；王粲的傑作爲登樓賦；大詩人曹植所作，以感甄一賦最爲動人，後來改名爲洛神賦。此外賦家，尙有王逸、王延壽、傅毅、李尤、蔡邕……等，一時舉之不盡。

【六朝及六朝以後的賦】六朝的賦，日進於駢。晉初竹林七賢中，阮籍著有首陽山等賦，嵇康有長笛等賦，向秀有感舊賦。陸機有歎逝賦、文賦；潘岳有秋興、懷舊、寡婦等賦；左思以三都賦著名，賦出時，洛陽爲之紙貴；郭璞有江賦、南郊……等賦；大詩人陶潛有閒

情賦、歸去來辭……等。南北朝時，謝惠連以雪賦著稱；謝莊著有月賦等；鮑照著有蕪城等賦；江淹著有恨賦等；庾信的傑作爲哀江南賦；其他如張融、徐陵、沈約、任昉、邱遲、蕭衍父子，莫不以能賦擅名。

唐詩風行律體，賦亦受其影響。當時所謂駢文，實在就是律體的賦。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所作，都爲律體。蕭穎士、李華、陸贄亦以善駢文名。及韓、柳倡古文，駢文中衰。唐末，溫庭筠、李商隱、段成式的『三十六體』興，純粹的四六文始成立，也就是有了真正的律賦。

宋人以散文法著賦，且尙說理，稱爲文賦。就賦的立場說，已不復有賦存在。但其中如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尙爲雜中之鶴。此外，王安石亦擅賦名。南宋賦家，有汪藻、洪邁弟兄、孫觀等。元、明人專仿古作，故一無足稱。清初陳其年、毛西河，以工駢文著名。至尤侗，尤好以駢體爲遊戲文章。後來的大家，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

九 歌

屈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璫，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姱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右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

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姦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懣懣！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浦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陴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之不閒。龍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豈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日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澗，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樂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櫂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玦兮江中，遺

余襟兮醴浦，零汀洲兮杜若，將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迴翔兮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乎？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鱗鱗，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右大司命

秋蘭兮麝蕙，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兮余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愴兮浩歌。孔蓋兮翠旂，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右少司命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緹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簫，鳴鱗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黜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

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右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龍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右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宴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靄墳墳兮雨冥冥，援啾啾兮狄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右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袍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

壘。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右國殤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右禮魂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迴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竝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來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闕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忉而潛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覓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繯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霧霧，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竭，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

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惻惻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鴈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

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第四節 詞

【詞是什麼】「詞」一名「詩餘」，又名「長短句」，本是樂府的變體。「詞」字的本義，為「意內言外」；後人以「調有定格，句有定言，韻有定聲」的詩歌叫做「詞」，乃由引申的意義借用，以示和古今體詩的不同。他本為詩歌的一體，由詩歌進化而成；所以有的書上把他併在詩歌一起，而系之於近體詩之後。

「詞」，先有小令，後有中調，最後有長調。填詞名解以為：「五十八字以內為小令；自五十九字始，至九十字止為中調；九十一字以外者俱為長調。」或以為「詞」初有小令；其後引長小令，叫做引詞，又叫近詞；更引而愈長，乃為慢詞。所謂「慢」，乃「曼聲而歌」。

」的意思。照此說法，那麼小令、中調、長調的劃分，已是多事；如更限以字數，那更是沒有意思了。

【最早的詞】詞的創作，遠在南北朝時代，傳下的作品，有：蕭衍的江南弄，沈約的六噫，楊廣的望江南等，不過那時還沒有引起他人的注意。中唐以後，因詩體日敝，所以試作詞的日多。前此被稱爲李白作的憶秦娥與菩薩蠻，那是贗品。專作詞的詞家，可說始於溫庭筠；但他所作的詞，沒有編入他的別集，却賴花間集以傳。到五代時，韋莊有浣花詞，馮延巳有陽春詞，詞的專集始有行世。同時著名詞家，有牛嶠、毛文錫、歐陽炯……等，作品均見花間集。南唐主李璟與李煜的詞，尤享盛名；煜詞以哀感頑艷，更爲人所稱道。

【詞的極盛時代】宋代的詞，和唐代的詩一樣，不愧稱爲極盛時代。北宋名作家，有：作珠玉詞的晏殊，作小山詞的晏幾道，他們本是父子，所作詞均以情致纏綿勝。政治家兼古文家的歐陽修，也著有六一居士詞，詞多豔蕩，幾令人不信出於他的筆下。柳永著有樂章集，在西夏，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昔人謂「柳詞只好十七八女郎，按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他的香豔可以想見。蘇軾的東坡樂府以豪放稱雄，較之柳永，所謂「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恰成相對。但他也會作香豔詞，不過偶一爲之罷了。秦觀的淮海詞，以婉約娟秀勝，被稱爲南派之宗。蘇軾說：「一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可見觀詞與永詞的不同。周邦彥以音樂家而作詞，豔麗細密，爲婉約派大宗，著有清真詞。李清照的漱玉詞也以婉約勝，青春的戀火，中年後亂離孤獨的悲哀

，都在她詞中儘量的傾洩。

南宋時，陸游、范成大詞頗有名，然不如辛棄疾的偉大。棄疾以軍人而兼詞家，故英爽磊落，不作妮子態，多傷時感事之調，有稼軒長短句。他與蘇軾並稱『蘇、辛』。學他的人，有劉過、劉克莊等。及姜夔出，因為他是個深通音律的人，所以專務鍊字琢句，而語多生硬，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吳文英的夢窗甲乙丙丁稿，也專究字面，語多生澀。周密的艸窗詞，亦稱紫淵漁笛譜，以精妙勝。他與吳文英並稱『二窗』。張炎的山中白雲詞，多黯淡蒼涼之作。王沂孫的碧山樂府，因身經亡國，語氣哀痛。但他們都是古典派的詞人。此外，兩宋較著名的詞人，有張先、朱希真、賀鑄、張孝祥、向子諲、史達祖、高觀國、朱淑真……等，不下五六十人。

【金及金以後詞】金國作家也很多，最著名的有元好問。他以詩人而兼詞家，作有遺山樂府。元代詞家亦多，可以代表者有張翥、仇遠、趙孟頫等。明初詞人有高啓、楊基、張綰……等。至陳臥子，始以清麗婉轉，成爲一代大宗。

清代有詞學復興之稱，詞家輩出。清初吳偉業以詩人曲家而善詞，溫柔宛轉，一如其詩。他如作飲水詞及側帽詞的納蘭容若，作花簾詞及香南雪北詞的吳藻，被稱爲清代二大詞人，一淒婉而一悲壯。朱彝尊著曝書亭詞，陳其年著烏絲詞；二人素友好，合刻爲朱陳村詞，尤爲詞壇佳話。朱、陳詞工於纖巧，張皋文、宛隣兄弟出而反對，所作大都沈鬱疏快。其他詞人，真可車載斗量，寫之不盡。

秦樓月

李白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憶江南

溫庭筠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輝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菩薩蠻

韋莊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浪淘沙

李煜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鷓鴣天（佳會）

晏幾道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筵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水調歌頭

蘇軾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

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雨淋鈴（秋別）

柳永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向何人說。

聲聲慢

李清照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摸魚兒

辛棄疾

更能消幾番風雨，恁恁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難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第五節 小說

【小說是什麼】「小說」在中國，來源甚古。漢書藝文志以爲：「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如淳注：「細米爲稗，街談巷語，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闔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可見古人對於小說的重視。

小說之先，必爲神話與傳說，中外皆然。神話多記神人的行事，傳說則以古英雄爲主。最古的小說如山海經與穆天子傳，都屬神話，西王母故事即從此二書衍出。古史中則頗多傳說，如夏禹治水等類。漢志載小說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內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可見他在漢時聲名之大，而且是最早的小說專家了。

漢、魏、六朝的小說，內容或在更改，而其體裁則大致相同，都是瑣碎的片段的記錄。唐時傳奇體成功，中國始有真正的短篇小說；宋代平話體興起，小說的內容由寫特殊階級而深入一般社會，更見進步。歷元明清三代，通俗長篇小說大盛，小說的體制遂告全備。

【漢魏六朝的瑣話集】漢人小說傳到現代的，有東方朔的神異經與海內十洲記，班固的漢武故事，劉歆的西京雜記，伶玄的飛燕外傳，郭憲的洞冥記，趙曄的吳越春秋，不知作者的漢武內傳與雜事祕辛等，內容盡爲神仙之談，與宮闈情話。

六朝作者多，著名的有張華的博物志，干寶的搜神記，王嘉的拾遺記，任昉的述異記，劉敬叔的異苑，劉義慶的幽明錄及宣驗記，吳均的續齊諧記，顏之推的還冤志，王琰的冥祥記等，所記不外神怪荒誕及輪迴因果之說，與漢人小說稍異其趣。晉人裴啓作語林，其後有劉義慶作世說，殷芸作小說，沈約作俗說，都記闔人的名言雋行和一切雜事，以趣味爲主。

，故有異於前面所舉的許多志怪小說。

【傳奇小說】 唐代小說，組織既完備，內容也擴大，凡神仙、鬼怪、豔史、軼聞，莫不包羅盡有。後人稱唐代小說爲傳奇，原因不詳；但唐人裴鉞曾作小說集名傳奇，組織與內容均與同時其他小說同，或卽爲後人移用之以爲通名。唐人傳奇可分四類：一爲豔情，一爲豪俠，一爲神怪，一爲別傳。豔情一類的傑作，有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會真記，白行簡的李娃傳，許堯佐的章臺柳傳，陳元祐的離魂記，于鄴的揚州夢，房千里的揚倡傳……等。豪俠一類，有段成式的劍俠傳，楊巨源的紅線傳，薛調的無雙傳，杜光庭的虬髯客傳，裴鉞傳奇中的崑崙奴與品隱娘，柳瑄的上清傳……等。神怪的故事，有張鷟的遊仙窟，沈既濟的枕中記與任氏傳，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謝小娥傳、廬江馮媪及古嶽瀆經，王度的古鏡記，無名氏的江總白猿傳，李景亮的李章武傳……等。至如李朝威的柳毅傳，沈下賢的湘中怨、異夢錄及秦夢記，裴鉞傳奇中的裴航與崔煒傳……等，則都是豔情兼神怪的著作。別傳則有韓偓的海山記與迷樓記，郭湜的高力士傳，曹鄴的梅妃傳，陳鴻的長恨歌傳，無名氏的李衛公別傳……等。以上諸傳奇，大多爲元曲取作題材，故影響於後代戲劇者甚大。

明、清傳奇小說的作者亦多。明代名著，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清代，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袁枚的子不語，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三家鼎峙，一以文辭勝，一以寫實勝，一以說理勝。此外尚有鈕琇觚賸，沈起鳳諧鐸……等，不下數十百種，不勝細述。

【話本的起來】 至宋代乃有白話小說，亦稱譚詞小說，又名平話，又名話本，爲當時說

話人所用的底本。說話即現代所謂說書。在宋以前，唐人的唐太宗入冥記、秋胡小說……等，已爲白話小說。至宋代而稍進步。宋人所作，今僅存四種，爲：大宋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新編五代史平話及京本通俗小說殘本。說話本分四科，爲小說、談經、講史、商謎；宋代四科皆備，宋以後則惟小說、講史二科稱盛。元人所作，今見講史五種，爲：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秦併六國、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三國志、都稱爲平話，今都有影印流通本。考其書名，數目當不止此。且由此可見元人所作的講史，確是不少。

【明清通俗小說】明人好編擬話本，著名的有馮夢龍編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恆言，總名爲「三言」，共有小說一百二十篇。凌濛初作初刻拍案驚奇與續刻拍案驚奇，總稱爲「二拍」，共載小說八十篇。三言、兩拍完全出世後，有抱甕老人嫌其卷帙繁重，乃選刻四十篇，名爲今古奇觀，今猶盛傳。此外猶有醉醒石、歡喜冤家、石點頭、兩窗集、欵枕集……等，不下數十種。清人李漁亦好作短篇，有無聲戲（一作連城壁）與十二樓。杜綱有娛目醒心編。墨浪子的西湖佳話、艾衲居士的豆棚閒話，亦見發行。

明清二代，稱爲通俗小說勃興時代，作者盛極一時。施耐菴、羅貫中雖稱元人，但明初尚在。他們所作的忠義水滸傳及三國志通俗演義，與王世貞的金瓶梅，吳承恩的西遊記，稱爲「四大奇書」。西遊記又與羅懋登的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並稱「西遊西洋」。此外明人作品，有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燕，今國外都有譯本。又有封神演義、東周列國志、精忠說岳傳……等，均不知作者姓氏，盛傳至今。

清代著名的長篇通俗小說，各體皆備。諷刺小說有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趸人的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曾樸的孽海花。言情小說有曹霽的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又名金玉緣，一名情僧錄，或名風月寶鑑，又名金陵十二釵。原作僅八十回，後四十回爲高鶚續作。續書甚多，有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續紅樓夢、紅樓夢補、紅樓復夢、倚樓重夢、紅樓幻夢……等，不下二十餘種。寫優伶妓女的小說，有陳森的品花寶鑑，魏子安的花月痕，（亦名花月姻緣）俞達的青樓夢，韓子雲的海上花列傳……等。借小說來發揮學問，始於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李汝珍的鏡花緣，繼作者很少。俠義與公案小說，有文康的兒女英雄傳評話，亦名金玉緣，又名日下新書，亦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石玉崑的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俞樾改名爲七俠五義；又有忠烈小俠五義傳及小五義傳，亦題石玉崑作。署名貪夢道人作的，有彭公案及永慶昇平。其他有施公案、施公洞庭傳、乾隆巡幸江南記、七劍十三俠、七劍八俠十六義……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

世說新語八則

劉義慶

（一）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二)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三)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四)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五)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箕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六)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七)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嘆曰：「從兄不亡矣！」

(八)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猶、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曰：「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虬髯客傳

杜光庭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益甚。

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奇策，素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靖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既去而拂妓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頷而去。

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而華，

衣而拜，靖驚。答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益喜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履。

既數日，聞追訪之聲，意亦非竣，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袂，前問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

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爐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知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罍。

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也，銜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異人乎？」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幾？」曰：「近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明發，何時到太原？」靖計之，某日常到。曰：「達之明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訖，乘驢而此行若飛，迴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懼久之。

• 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速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思見郎君，迎之。」

文靜素奇其人，方議論夾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末，見之心知。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卽我與道兄俱在其所也。」

公到，卽見二乘，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

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一如期登樓，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謁文靜，時方弈棋。揖起而語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靖旁立爲侍者。俄而文皇來，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輸矣，輸矣！於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弈，請去。

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媿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略議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策馬過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乃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非人間之物，巾妝梳櫛畢，請更衣。衣又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者紗帽褐裘，有龍虎之姿，相見歡然，催其妻出拜，蓋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

食畢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謂曰：「盡是珍寶貨泉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略，

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當然也。將余之贈，以奉真主，輦功業，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顧謂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乘馬，一奴乘馬從後，數步不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

貞觀，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乃螳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智取生辰綱

忠義水滸傳

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階下道：「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

生辰綱」去，我自冇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詞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大路，都是旱路；經過的如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著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

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是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嬾公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說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繇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嬾公，倘或路上與小人鬻拗起來，楊志如何敢與他爭執得？若誤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疏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個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收。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鬻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籐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

都管兩個虞侯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趲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廂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侯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便噴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灑家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虞侯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匀！」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侯口裏不道，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担子。兩個虞侯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個虞侯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鬻拗，」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個虞侯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個廂禁軍，雨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

大藤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恨，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恨。」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却理會。」諸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擊了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地怨恨；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

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恨楊志。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監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脚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曬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裏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勸做我七八段，也去不得了！」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

奈何，只見兩個虞侯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腳？」兩個虞侯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籐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吃俺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只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痛癢！只顧逞辯！」楊志道：「這畜生嘔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籐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嬭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喏喏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楊志却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著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

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籐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裡乘涼；一個鬚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等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願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我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關，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什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灑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不賣與你喫。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會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

不好；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著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人道：『正不會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哩！』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吃，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酒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值得便還言語？』那

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認真，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百喫，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吃一瓢，兩個虞侯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旁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廝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却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

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只個喚做「智取「生辰綱」」。

第六節 戲曲

【戲曲是什麼】「戲曲」是「曲」的一種。「曲」一名「詞餘」，是「戲曲」和「散曲」的混稱。「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數」，「戲曲」又分「雜劇」和「傳奇」。散曲之研究裏說：「『曲』之單調名『小令』，合單調若干成套爲『套數』；一套或四五套而插以『科』與『白』爲『雜劇』；如此再益至四五套以上，則爲『傳奇』。」於此可見他們演變的軌跡。

「戲曲」起於北方，先有「雜劇」，故「雜劇」一名「北曲」。後以「北曲」文辭粗疏，四聲缺一，爲文士所不滿；於是用比較文雅的辭句，解放的體裁，別創新曲，名爲「傳奇」，亦稱「南曲」。他們的分別：「北曲」每折限一宮調，又限一人唱，每本限定四折，間加楔子；「南曲」沒有一定的折數，一折也不限一宮調，而且不獨可以幾個脚色合唱一折，并可以幾個脚色合唱一曲。

宋代也有所謂「雜劇」，乃南戲而非北曲，現都失傳，僅從武林舊事中，可以考見他的

名目有二百八十餘本。金的雜劇叫「院本」，也都失傳，名目見於輟耕錄的，有六百九十種之多。這二類戲曲，都與元劇不同，無論在文辭方面，或體制方面。

【元明雜劇】「雜劇」的名作家，有「關、鄭、馬、白」，被稱為「元曲四大家」。關漢卿爲金末人，著有劇六十三種，今存十七種，以竇娥冤及續西廂最著名。鄭光祖著劇十九種，今存五種，以王粲登樓及倩女離魂爲佳作。馬致遠號東籬，作曲十四種，今存六種，漢宮秋可算他的代表作。白樸亦金末人，共著曲十五種，今存梧桐雨、東牆記及牆頭馬上三種。與四人齊名的，尚有王實甫，作劇十四種，今只存麗春堂、破窯記與西廂記。又有楊景言作西遊記，長至六本，爲現存元曲中最長之作。此外的著名劇家，有李壽卿、尚仲賢、武漢臣、喬吉均作劇十一種，高文秀作劇三十四種，鄭廷玉作劇二十四種，石君寶、王仲文均作劇十種，楊顯之作劇八種。其他作劇一至七種而成名的也很多。

北曲在明代，作者亦夥。荆釵記的作者朱權，作有雜劇十二種。朱有燬作有雜劇二十七種，總名誠齋樂府。徐渭著有四聲猿，清人桂馥仿之作後四聲猿。康海著有中山狼。王九思作劇二種。楊慎作劇三種。黃方儒作陌花軒雜劇六種。來集之作秋鳳三劇及其他。吳偉業作通天臺及臨春閣。其他尙多，真不勝枚舉。

【明清傳奇】「傳奇」在元末明初已有作者，且均享有佳名。如「荆、劉、拜、殺」及琵琶記五種，至今推爲名作。荆釵記爲朱權所作，共四十八齣。劉知遠一名白兔記，已不知作者姓名。拜月亭亦名幽閨記，相傳爲元施惠作，惠一作姓沈。殺狗記的作者爲徐岷，

劇材取之於蕭德祥的殺狗勸夫雜劇。琵琶記爲高明所作，它在南曲中的地位，和西廂記在北曲中的地位一樣。此後湯顯祖作玉茗堂四夢——紫釵記、還魂記、南柯夢、邯鄲夢——間混以北曲。還魂記亦稱牡丹亭，尤爲少男少女所傾倒。明末有阮大鍼的春燈謎與燕子箋，吳偉業的秣陵春，亦稱名作。此外明代名曲家，有王世貞、梁辰魚（崑腔的創始者）、鄭若庸、屠隆、沈璟、陸采、梅鼎祚、汪廷訥、徐復祚……等，不下百人。

清代曲家，每南北曲不分，但也間有佳作。清初除吳偉業外，尙有李漁的十種曲——風箏誤、蜃中樓、鳳求鳳、意中緣、比目魚、玉搔頭、慎鸞交、巧團圓、奈何天、憐香伴——情文俱妙，詞彩平易，且概爲喜劇。稍後，有「南洪北孔」。洪昇著有長生殿，孔尙任著有桃花扇，都是歷史劇，擅名一時。昇另有天涯淚、四嬋娟等劇；尙任亦另有小忽雷，但均不著名。又後，蔣士銓著紅雪樓九種曲，以典麗婉雅勝，取材亦大抵爲史實。九種曲爲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及四絃秋。其他如黃韻珊的倚晴樓七種曲，金冬心的自度曲、陳煇的玉獅堂十種曲，舒位的瓶笙齋修簫譜，唐英的古柏堂傳奇十二種，張鑿的玉燕堂四種曲，均爲一時佳製。

【皮簧的起來】自明梁辰魚創「崑腔」後，傳奇的演唱都廢其他唱法而一致用他。可是到了清代中葉，「皮黃」劇漸漸起來，到了最後，幾取崑腔在劇臺上的地位而代之。過去及此後所作的種種傳奇，遂都成爲文人書架上的裝飾品了。

余治的庶幾堂今樂，是他創作的「皮簧戲」用的劇本集，共有四十種，現在劇臺上常演

的硃砂痣，就是其中的一種。在他以前的皮簧戲，大都是些崑曲的改頭換面，他才是皮簧戲的唯一創作者。而且，後來也就少有像他這樣專門創作的人了。

在清末維新思想盛行時，曾產生過一個舊劇的革新者，就是當時稱爲舊劇界之維新派，新劇界之國粹派的汪笑儂。他名舜人，滿洲人，做過縣令，以清狂革職，乃爲伶人，自號伶隱。嘗受上海戲園之聘，遂專力於編劇，著有博浪錘、桃花扇、完璧歸趙、胭脂判、恩仇血……等數十種，皆就舊有規模，而易以新思想，其貢獻也不亞於創作。

此外皮簧戲的作者尙多，大都不很著名，所以不復一一敘述了。

沉黑江明妃青塚恨

馬致遠

（番使擁旦上，奏胡樂科）

旦 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獻與番王形像。今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怎生消受也！自古道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駕引文武內官上）

駕 今日灞橋餞送明妃，却早來到也！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妝，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

您文武百官，計議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

(駐馬聽)宰相每商量，大國使還朝多賜賞。早是俺夫妻悒悒，小家兒出外也搖裝。尙兀自渭城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您不斷腸，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做下馬科，與旦打悲科)

左右，慢慢唱者，我與明妃餞一杯酒！

(步步橋) 遂將那一曲陽關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捧玉觴，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

番使 請娘娘早行，天色晚了也！

駕 (落梅風) 可憐俺別離重，你好是歸去的忙。寡人心先到他李陵臺上，回頭兒却纔魂夢裏想，便休題貴人多忘。

旦 妾這一去再何時得見陛下，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者。正是，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色？

(留衣服科)

駕 (殿前歡) 則甚麼留下舞衣裳，被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到椒房。那一會想，鏡裏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

番使 請娘娘行罷，臣等來多時了也！

駕 罷，罷，罷！明妃，你這一去，休怨朕躬也！

(做別科)

我那裏是大漢皇帝！

(雁兒落)我做了別虞姬楚霸王，全不見守玉關，征西將。那裏取保親的李左車，送女客的蕭丞相。

尙書 陛下不必掛念。

駕 (得勝令)他去也不沙，架海紫金梁，枉養着那邊庭上鐵衣郎。您也要左右人扶持，俺可甚糟糠妻下堂。您但提起刀槍。却早小鹿兒心頭撞。今日央及煞娘娘，怎做的男兒當自強。

尙書 陛下，咱回朝去罷！

駕 (川撥棹)怕不待放絲轆，咱可甚鞭敲金鐙響。你管變理陰陽，掌握朝綱，治國安邦，展土開疆。假若俺高皇，差你個梅香，背井離鄉，臥雪眠霜。若是他不戀恁春風畫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

尙書 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罷！

駕 (七弟兄)說甚麼大王不當戀王嬌兀良，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那堪這散風雪旌節影悠揚，動關山鼓角聲悲壯。

(梅花酒)呀，俺向着這迴野悲涼，草已添黃，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搠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

梁。他部從，入窮荒，我變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遶迴廊；遶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蟿；泣寒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 陛下回變罷，娘娘去遠了也！

駕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他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鴈南翔；呀呀的聲嘹唳，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氍毹車半坡裏响！

（駕下。番王引部落擁昭君上）

番王 今日漢朝不棄舊盟，將王昭君與俺番家和親，我將昭君封爲「甯胡閼氏」，坐我正宮，兩國息兵，多少是好。衆將士傳下號令，大衆起行，望北而去！

（做行科）

旦 這裏甚地面了？

番使 這裏黑龍江番漢交界去處，南邊屬漢家，北邊屬我番國。

旦 大王借一盃酒，望南澆奠，辭了漢家，長行去罷！

（做奠酒科）

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尙待來生也！

（做跳江科，番王驚救不及，歎科）

番王

嗨，可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罷，罷，罷，就葬在此江邊，號爲青塚者！我想來人也死了，枉與漢朝結下這般縫隙，都是毛延壽那廝搬弄出來的。把都兒，將毛延壽拿下，解送漢朝處治，我依舊與漢朝結和，永爲甥舅，却不是好。則爲他丹青畫誤了昭君，背漢主暗地私奔，將美人圖又來哄我，要索取出塞和親。豈知道投江而死，空落的一見消魂。似這等姦邪逆賊，留着他終是禍根。不如送他去漢朝哈喇，依舊的甥舅禮，兩國長存。

（下）

琵琶記——喫糠

高明

（旦上）

（商調過曲）（山坡羊）（旦）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迢迢不回來的夫壻。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軟怯怯不濟事的孤身。已衣盡典，寸絲不挂體。幾番拚死了奴身己。爭奈沒主，公婆誰看取？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不丕，災共危！

（旦）奴家早上安排些飯與公婆喫，豈不欲買些鮭菜，爭奈無錢去買。誰想婆婆抵死埋怨，只道奴家背地自喫了甚麼東西。唉！不知奴家喫的是米膜糠粃。又不敢教他知道。便使他埋怨殺了我，也不敢分說。真個好苦也！

(前腔)(旦)酸溜溜難窮盡的珠淚。亂紛紛難寬解的愁結。骨崖崖難扶持的病身。戰兢兢難捱過的時和歲。這糠，我待不喫他呵，教奴怎忍飢？待喫他呵，教奴怎生喫？思想起來，不若奴先死，圖得不知他親死時！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不不，災共危！

(旦)喫糠，嘔吐介)

(雙調過曲)(孝順兒)(旦)更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尙兀自牢噴住。糠呵！你遭襲，被春杵，篩你，簸揚你，喫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喫着苦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旦)糠和米，本是同依倚；卻遭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鄉沒處尋。奴家便是糠呵，怎地把糠來救得人飢餒！好似兒夫出去，怎地教奴供養得公婆甘旨！

(前腔)(旦)思量我生無益，便死不值甚的，倒不如忍飢死了爲怨鬼！只是公婆老年紀，靠奴家共依倚，只得苟活片時。片時苟活雖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漫把糠來相比，這糠尙有人喫，奴的骨頭知他埋在哪處！

(外扮蔡公，淨扮蔡母潛上)媳婦，你在這裏喫甚麼？

(旦)奴家不曾喫甚麼。

(淨搜看介)這是甚麼東西？

(旦)呀，婆婆，這東西你喫不得的！

(前腔)(旦)這是殺中膜，米外皮。(外)這是糠。你要他做什麼？(旦)將來饑饉堪療飢。(淨)嘆！這糠只好喂豬狗，如何自喫？(旦)嘗聞古賢書，『狗彘食人食。』那糠雖不中喫，也強如草根樹皮！(外，淨)這樣苦澀的東西，不怕噎壞了你？(旦)齧雪吞氈，蘇卿猶健。餐松食柏，倒做得神仙侶。這糠呵，縱然喫些何慮！(淨)媳婦，我只不信這糠糝你如何便喫得下？(旦)唉！爺媽休疑，奴須是你孩兒的糟糠妻室！

(外，淨哭介)媳婦，你原來背地裏如此受苦，我卻錯埋怨了你，兀的不痛殺我也！

(外，淨同哭倒介)

(旦哭叫介)公公，婆婆甦醒！

(正宮過曲)(雁過沙)(旦)你沉沉向冥途，空教我耳邊呼。公公，婆婆，我不能盡心相奉事，反教你爲我歸黃土。教人說你死緣何故，公公，婆婆，你怎生便割捨得拋棄了奴！

(外醒介)(旦)好了！公公醒了！公公，你鬧闌些！(外哭介)

(前腔)(外)媳婦，你擔飢事舅姑，媳婦，你擔飢怎生度？(旦)公公且自寬心，不要煩惱！(外)媳婦，婆婆錯埋怨了你，你也不推辭，到如今始信有糟糠婦！媳婦，我多應不久歸陰府也，也得爲吾死的累你生的受苦！

(旦扶外起科)公公，且請你去牀上安息，待奴家看婆婆如何。(叫介)婆婆甦醒！呀，不，好了！婆婆不，多管不濟事了！(哭介)

(前腔)(旦)婆婆氣全無，教奴怎支吾！唉，丈夫呵，我千辛萬苦爲你相看顧，如今到此，卻

難回護！我還愁母死難留父，倘凶喪迭至，教我奈何！

(外)媳婦，婆婆還好麼？

(旦)婆婆不好了！(外哭介)

(前腔)(外)我當初不尋思，教孩兒往帝都。把媳婦悶得孤又苦，把婆婆又送黃泉路！媳婦，算來是我相擔誤！不如吾死，免把你再辜負！

(旦)公公，休說這話，自將息！

(外)媳婦，婆婆死了，衣衾棺槨件件皆無，如何是好？

(旦)公公寬心，待奴家自去措處。

(末扮張太公上)「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適間聽得蔡家老夫婦兩個疑惑他媳婦趙五娘背地自己喫了甚麼東西，及至去看他，卻在那裏喫糠，兩個老的見了，心中痛傷起來，一時都害了病。我不免去探視他一遭。(見旦，呼介)五娘子，你爲甚麼慌慌張張？

(旦)太公，奴家婆婆死了。

(末)唉，你婆婆死了，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今你公公在那裏？

(旦)在牀上睡着。

(末)待我去看他一看。(見外介)

(外)太公休怪，我起來不得了。

(末)老員外，不要勞動！

(旦)太公，我婆婆死了，後事都未備，如何是好？

(末)五娘子，你免愁煩，我自有區處。

(旦)怎好又煩累太公！

(仲呂入雙調)(玉抱肚)(旦)千般生受，教奴家如何措手？終不然，竟把他骸骨、沒棺槨送在荒坵！(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箇「不是冤家不聚頭！」

(前腔)(末)五娘子，你不必多憂！資送婆婆，在吾身上有！你只小心承值公公，莫教他又成不救！(合)相看到此，不由不淚珠流，真箇「不是冤家不聚頭！」

(前腔)(外)張公護救，媳婦實難啓口。孩兒去後，又遇饑荒，把衣衫典賣無留！(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箇「不是冤家不聚頭！」

(末)老員外，你請自將息，少停，待我喚家僮討個棺木來，殯殮老安人，選擇吉日，送注南山安葬便了。

(外，旦)如此，多謝太公。

(下場詩)(旦)只爲無錢送老娘。

(末)須知此事有商量。

(合)歸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

祭江

佚名

正旦 (內白)擺駕！

(四御林兩宮女引正旦上)

(唱二簧) 曾記得當年來此地，棒打的鴛鴦兩離分。漢皇叔，遭不幸，龍歸海境。倒叫我，朝夕間，忍淚傷心。內侍臣，擺御駕，好把路引，清風一陣未亡人。

衆
有。
(白) 將祭禮擺下

正旦
(白) 兩廂退下。

(衆應下)

正旦
(白) 設祭長江岸，舉目望西川。夢魂何日見？皇叔呀！空教兩淚懸。

(叫頭唱倒板) 標尙香，在江邊，悲聲告稟。(回龍) 尊一聲，漢皇叔，在天之靈。
(反二簧) 冤夫妻，惡姻緣，悲聲不盡。半空中，須見妾，一點忍心。可歎你，大英雄，出世受困。可歎你，結桃園，義共死生。可歎你，破黃巾，功勞立穩。可歎你，虎牢關，乃顯威名。可歎你，投河北，袁紹記恨。可歎你，失散了，徐州沛郡。可歎你，救孔融，仁義忠心。可歎你，弟兄們，相會古城。好容易，得四川，坐立未穩。又遇着，討荊州，二叔歸神。爲報仇，戰猊亭，逢遇陸遜。

我的皇叔呀！

失機謀，被他人，火焚連營。多虧了，五虎將，忠心耿耿。多虧了，諸葛亮，赤膽忠心。只哭得，肝腸斷，咽喉氣盡。半空中，并不見，半點應聲。看將來，人在世

，猶如一夢。必須要，學一個，萬古留名。

(白)呀！且住，想我皇叔已死，奴豈獨生。雖然在世，也是無益，不免拜謝母后養育之恩，以全名節，尋個自盡了罷。

(唱滾板)江水滔滔波浪滾，拜謝母后養育恩。尊聲皇叔，你慢相等。
我的皇叔！(哭，掃一句)罷！

(投江介)

(四水旗上，斜門下。)

龍王

(上，白，水龍介)今奉上帝勅旨孫氏尙香，

(原人引正旦上)投江盡節，封爲梟姬娘娘，欽哉謝恩！

正旦

(白)聖壽無疆，參見玉帝去者。

(窩尾聲下)

習題四

1. 文學起源於什麼？產生的動機怎樣？
2. 文學的內容是怎樣豐富起來的？
3. 漢書藝文志分詩賦爲那幾類？

4. 「小說」與「戲曲」在過去學術上的地位怎樣？
5. 最初的詩歌是什麼？
6. 唐詩可分爲那幾個時期？
7. 李、杜詩有什麼不同？
8. 王、孟、高、岑爲什麼？
9. 蘇門六君子爲誰？
10. 明代的著名詩人爲誰？
11. 賦的來源和演變的大勢怎樣？
12. 六朝著名賦家爲誰？有何名作？
13. 唐代著名律賦作家爲誰？
14. 宋代著名散賦作家爲誰？
15. 「詞」爲什麼又叫長短句？
16. 專門作詞始於何人？
17. 二晏詞的作風怎樣？
18. 歐陽修詞何以令人不信出於他筆下？
19. 蘇軾、柳永詞的作風有何不同？
20. 李清照詞的內容和作風怎樣？

- 21 金、元、明的著名詞人爲誰？
- 22 小說的來源怎樣？
- 23 中國最古的小說是什麼？
- 24 唐人傳奇可分那幾類？
- 25 現存的宋人話本有那幾種？
- 26 四大奇書爲何書，作者爲誰？
- 27 「曲」有那幾種？來源怎樣？
- 28 宋、金、的戲曲叫什麼？
- 29 關、鄭、馬、白爲誰？有何著作？
- 30 琵琶記的作者爲誰？在南曲中的地位怎樣？
- 31 明代著名雜劇家有幾人？有何著作？
- 32 九種曲的作者爲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國學常識

定價國幣 五千六百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著者 譚 正 璧

發行人 陶 百 川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版權
不
准
翻
印

